

59

T2511/1218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國史下編卷之十三

明旰郡鄧元錫著

經籍記

自天地具神明之德。運行四時。播序五氣。宣明二曜。而萬物生焉。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上下禮義。於是乎有錯。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經五常。和天下。澤及百世。明於原本。六通四闢。於小大精粗之數。而運無乎不在。宓犧上聖。邃古淳龐。河出馬圖。聚天地之美。極神明之容。爲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易宗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物。主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先天圖作馬。圖有畫無文。首八卦衡圖。次圓圖。次六十四卦衡方圓各有圖。而諸宇宙橐籥生成。覆幬持載。大儀法象。若雜撰流形之縕畢具。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富有日新之盛德。大業生焉。生。謂首畫一象。乾。乾。陽物也。天太虛無形。而專直。充盈。不禦無間。蓋大易無體。盡六合爲其體。而莫載莫破也。實莫實於此。以爲天下之至健。故立竒象焉。次畫

一象。坤。坤。陰物也。大塊效法。中載神氣。神氣流行。升降出入。游焉鬱蒸。翕張。蓋至無留行。藏無遺迹。有萬有而無有也。虛莫虛於此。以爲天下之至順。故立偶象焉。微哉乎。天太虛而象之竒。地旁薄而象之偶也。象其精也。於是兩相摩而四。陽之陽曰太陽。陽之陰曰少陰。陰之陽曰少陽。陰之陰曰太陰。而天人之大德盡於四也。四相摩爲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天地水火山澤雷風儀象之。大象盡於八也。八相盪爲六十四。而天地之混闢。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網緼化醇。精構氣凝。萌長孕育。還

復。死。生。仁。昭。義。立。性。命。貞。成。具。府。於。其。中。縱。觀。之。一
本。雙。榦。自。下。而。上。通。六。虛。無。外。也。衡。觀。之。陽。先。陰。後。
陽。主。陰。輔。盡。萬。象。一。體。也。統。觀。之。天。地。持。衡。震。巽。中
萌。山。澤。形。用。水。火。神。行。析。觀。之。愈。大。愈。少。彰。造。化。之
大。用。愈。小。愈。繁。窮。萬。有。之。幽。顯。而。陰。陽。左。右。枝。比。葉
偶。盡。萬。類。之。情。性。也。八。卦。小。成。其。參。天。之。所。爲。乎。一
三。而。三。矣。六。畫。大。成。其。兩。地。之。所。爲。乎。三。二。而。六。矣。
察。性。知。命。原。始。見。終。類。萬。物。之。情。備。神。明。之。容。其。惟
衡。圖。乎。其。圓。圖。象。渾。天。天。之。德。圖。圖。渾。淪。周。迴。正。象
天。乾。正。位。上。覆。坤。正。位。下。載。而。位。定。矣。艮。西。北。

兌。東。南。澤。鍾。而。氣。通。矣。雷。出。地。奮。於。東。北。風。行。天。勁
於。西。南。而。相。薄。矣。大。明。生。東。爲。暑。爲。晝。小。明。生。西。爲
寒。爲。夜。精。互。藏。而。不。相。射。矣。嘗。以。意。類。仰。于。圖。中。而
渾。天。上。下。四。方。之。象。撫。覆。而。宇。周。卽。璣。璿。游。儀。之。設。
不。察。於。此。矣。旋。觀。卦。運。始。震。一。陽。順。而。升。歷。離。兌。二
陽。上。至。乾。而。陰。生。始。巽。一。陰。順。而。降。歷。坎。艮。二。陰。下
至。坤。而。陽。復。生。四。序。鱗。次。五。運。輻。周。是。天。下。之。大。順
也。而。數。往。者。順。矣。夫。是。有。奧。樞。焉。坤。之。三。陰。也。艮。坎
之。二。陰。也。逆。遯。其。所。繇。來。實。始。巽。一。陰。乾。之。三。陽。也。
兌。離。之。二。陽。也。逆。反。其。所。繇。生。實。始。震。一。陽。則。窮。陰

之窟。躡陽之谷。迹神化之所繇來。以知天地之轂也。來爲難知。是其逆也。而易本衡圖。其爲數逆數也。一陰一陽。綿綿伊始。不見不聞。大本大始。以一而神。自下載起。爲變化之宗。爲復往之紀。則易之爲易。盡之於逆數矣。故一衡圖也。規之爲圓圖。而上下四維。往屈來伸之大用。指諸掌可覲也。規六十卦爲大圓。而坤孕乎復。乾驚乎姤。冬春夏秋。晦朔弦望。日長短。晝夜分。可候而測也。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陰在陰中。陽在陽中。畢順行。而好醜有類也。健順誠明。造位天德。動止入說。時行不忒。動靜應軌。消

息準度。好惡有鄉。喜怒以類。清寧平康。玄眇黃中。來以逆知。性守其宮。往以智藏。而寓諸庸。其取諸此乎。故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說卦傳。天地定位。章正釋圓圖。其

方圖象。地儀。地之德方。析衡圖而八。積而六十四。廣莫拓坦。有截其方。圖從中起。震巽其始。恒益綸綸。四卦衡從。爲中方。雨滋以生。日暉而泰。旣未濟持功。神農盛昌。通十有六卦。爲次方。兌說保合。艮止勿過。咸損見義。通三十有六卦。爲又次方。於是乾以君主始。坤以藏主成。而六十四卦方圖成焉。從其積而衡觀之。其下卦皆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而貞不易也。從其積而縱觀之。其上卦亦然。而悔亦不易也。上下四維。靜正未寧。風雨露雷。變化充盈。纖芒入歲。廣博無垠。東西為緯。南北為經。人敬正以直。而復見其心。方不過物。而巽以隱稱。器故大備。心不踰矩。其取諸此乎。說卦傳雷以動之章正釋方圖於是周圍圖其外。納方圖其中。而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地儀有限。天體無窮。眎諸掌矣。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燠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則變化萬物。而既成之矣。然必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

而後能職二儀。相依附也。非是之謂乎。

說卦傳神也者。妙萬物而

為言者也。章正釋圓外方中圖

是故日一南而萬物處。日一北而萬

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天地合筭。

神靈以謀。天其運乎。卦氣為之行。地其處乎。卦體為

之止。闔天為宇。闔宇為宙。博厚高明無疆。以久圖象

為之紀。故圖先天而天莫之違。圖無文而天下之至

文出焉。易其五經之原乎。其天地鬼神之奧乎。而經

籍昉此矣。伏羲氏沒。神農黃帝氏作。實始有書契。代

結繩之政。而書闕不傳。軒轅氏沒。放勳重華文命。三

聖帝者作。實始官三才。府萬物。欽天授時。亮工熙載。

九功叙而萬世永賴。有書以紀事曰典。典言常也。謂
天地人之常道。極則也。二聖五臣。格心闡德。明道彰
化。論思可列之語。紀言之史。詳焉。曰謨。謨言謀也。安
止。幾康。密勿精微。不專於格事。曰謨也。禹平水土。封
山濬川。志九州之土貢。其書曰禹貢。湯順天應人。放
有夏而新命。誥德。其書曰湯誓。曰湯誥。其時仲虺阿
衡。傅說之倫。攝政納誨。命官戒德之書。曰訓。曰誥。曰
命。代各具有其書。詩本性情。匹夫匹婦。因性術之變。
極哀樂憂思之感。咸有作以暢志。如各言其傷。於是
命太師陳之以觀風。司徒因之以施教。天子躬於明

堂。陶觀而考政治焉。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而美
風俗。代各具有其詩。自郊廟朝廷吉凶軍賓。以達於
閭巷。自會朝燕饗。以至於冠昏饗祭。人道始終之變。
緣情制則。因性作儀。代各具有其禮。乃夏易連山首
艮。明定乃能應。商易歸藏首坤。示藏而後發。上契於
道。符孔子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得
坤乾焉。蓋善之也。而於易已褊矣。至周文王。德純天
載。古易大甄。而演之於姜里。法伏羲先天圓圖以序
卦。更先天方圖爲圓。明天行尊乾坤。旁列六子。因父
母六子圖。明人紀。而設卦觀象。著彖繇以前民用。而

易道復興。序卦首尊乾於天以冠經。繇備四德以統經。配以坤。致用以坎離。泰否尸其交。剝復見其心。是故天尊地卑。乾坤位而易行。日東月西。長短至而時平。於先天圖四正之卦合。四正卦者。貞觀貞明貞一之象。反觀之不變者也。下經主四偏卦。首咸恒。咸兌艮合。恒震巽合也。咸恒者。山澤風雷。男女夫婦。鬼神陰陽之道也。山澤通氣。二少感應以相與而爲咸。風雷不交。二長敬正以相守而爲恒。夫姤謹其微。漸歸妹極其變。震艮先巽兌後。而別與序章焉。於先天圖四隅之卦合。四隅卦者。乘除躋羸。上下降升。一不可

爲經。反觀之則變者也。上經天道。故乾健知始。坤順成物。次誠中實。離明中虛。性諸天而法天。下經人道。故咸以虛受。恒不易方。震作艮止。巽入兌說。修之人而盡人。易知大始。簡作成物。命天性也。有孚心亨。明麗中正。性天命也。咸虛以受。恒不易方。戒懼成德。靜止居方。始巽以入。終說而解。則人道以盡。性至命爲其常也。故易之言易也。以二體反對爲其耦。爲交易。以一體反觀成兩耦。爲變易。而交易變易。如環不窮。不易者常易。常易者未始或易也。此易之情也。其圓圖本先天方圖。先天方圖。起動撓。次潤曠。而兌若艮。

說之止之也。乾坤從君藏焉。五運周而歲功成。此規之使圓。遠以冥諸天。帝出乎震。帝天帝也。出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其盛德在木。陽氣奏地而出。而鮮潔遯齊也。離也者。明也。南方者夏。夏之言假也。大也。盛德在火。萬物皆相見。雨潤日暄。養之長之而大也。坤也者。土也。土寄旺四時。中央土。則冲氣之府。王莫王焉。土潤暑溽。火暎金伏。而育神此育。復命此復也。譬母鬻子乎。羸以爲克。勤顧復而致養之也。是致役也。兌。正秋也。西方之卦。萬物之所說。西北。陽之窮也。方圖乾位焉。曰戰。謂死生分而爭。而即死即生。

也。坎也者。水也。北方之卦。天地之大德藏焉。于產室乎。宴勞之艮。東北之卦。爲地統衝。萬物之所成終。而即終即始。爲不窮之通。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上應天之行。下法地之經。五氣順布。萬物砰砰。出入生死於其門。聖人秉規矩權衡。制天下而不劇。方國以平。其取諸此乎。說卦傳帝出乎震章正釋此乃

父母六子圖。巖父於天。親母於地。而乾坤上位矣。六子者。索之乾坤。而各得其一體者也。萬物資始於天。萬形資始於親。資之也者。索之也。乾純陽。震索而得其初體爲長男。坎索而得其中體爲中男。艮索而得

其末體爲少男。陽主而陰從。合之。故乾道成男而稱男。坤純陰。巽離兌之索之也。亦然。則主陰而陽從附之。故坤道成女而稱女。其位叙秩然。而易序卦以之。首乾坤。尊乾坤也。天地父母。尊之也。中坎離。終既未濟。重坎離也。坎離得天地之中也。均是男女而嫡子婦以體祖爲其正也。故上經初主坎。上經中主離。二經終主坎離交。其震艮兌巽卦。互內外經。分上下。縱折衡合。先後䟽附。體父母佐嫡冢。有序有別。有恩有禮。有節有權。而緯經。故曰明人紀也。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章釋

此於是乎設卦觀象。明三極。晝夜進退之道。察人

得失憂虞之故。各繫之吉凶悔吝。无咎利不利之辭。以明吉凶。而易道大興。乃其慎明德。肅離以刑厥家。后妃配之。求賢善以輔君子。寶仁儉美德義。以章助內教。關雎葛覃卷耳作焉。因被之管絃。用之房中。而化行召南。夫人慎始重正。亦崇厥化。鵲巢美焉。采蘋采芣草蟲作焉。俗用滋美而化章。及受命爲西伯。伐崇遏密。薄伐玁狁。而采薇出車。杖杜作焉。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且服事殷也。故曰可謂至德也矣。武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鑒于二代。製禮作樂。以風化天下。而周禮以經官。建冢宰之官。以儀天。建

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成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而王侯卿大夫。畢各爲之器。旣夕葬。以哀死。器爲之禮。祀實柴。禋燎。以事天神。爲之血。祭豕沈。醢辜。以祭地。示爲之肆。獻裸饋食。時祀。以事先王先公。達士庶人。而聯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等。又有賓禮焉。以通之。至其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死生之有其介。與凡親疎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體。

谷品節之以立教焉。蓋周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興人治之大順也。至其作樂。念王業始基。以二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爲化本。而因列國山川封域。禹迹職方。次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檜十三國之風。列樂職。以導化而匡俗。周太史所爲歌之。第次是也。其王朝賓師友。燕兄弟。洽群下。勞使臣。以至于興賢育士。遣將命。戍畢各因其尊親之義。上下之等。愛敬之殺。具次爲燕饗之樂。歌奏之時。撫而旁用焉。命之曰小雅。其王國會朝。若祭訖受釐陳。

戒。則又原天命之明赫。揚祖德之盛隆。爲樂歌。以格
王正事。命之曰大雅。其郊祀柴望。祀先王先公。至于
群祀。又各爲登歌之詩。主唱嘆。無滯泆。以交於神明。
大司樂掌之。以祭。以享。以祀。命之曰周頌。蓋其禮有
五。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宗伯掌之。其樂詩有六。
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太師掌之。其樂舞有
七。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司樂掌之。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內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
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固其守官也。蓋詩書禮樂
大備而各備其官。乃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

兆。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
百。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而筮人用筮焉。又觀天下之動。分
周易卦之各爻。觀會通以行典禮。爲繇辭。以盡時物
之變。而易道大興。觀易升著。王享西山。明夷著。箕子
之貞。則知爲公繫爻無疑也。故三代之隆。教自京師。
首善。下逮於州閭鄉黨。官自司徒樂正。下達於庠序
之師。均之立四教。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至三易。則天子寶之爲國大訓。三公論焉。以燮理寅
亮。國有大故。從龜策受命焉。則學較之設。於經籍豈

非致一之理。而道之符哉。先師孔子。統一聖真。洞明於天人之極。而下學於好古。其自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曰。我好古以敏求。其歎人之莫知也。曰。我下學而上達者也。於是乎覽觀終始之變。觀大道於皇羲。觀大順於唐虞。觀大備於成周。而祖述憲章。刪六經。立隆以爲天下極。其序書以爲上世荒忽。不可放而原也。故斷自唐虞。標典謨爲經首。以欽明文思安安。於恭讓爲德元。以安止幾康爲心要。以危微精一爲學的。以欽天若采。修府和事。知人安民。爲治統。以二帝之德。爲不可尚也。故贊堯曰。

大贊舜曰。君贊禹曰。無間然。用爲世儀矩。而極四代之故。以著變。敬明若淑者。昌。從逆逸豫者。亡。而夏后氏之祇台告功。殷王之丕顯造邦。周王之集命武成。他諸元聖。碩哲之謨訓。範誥咸在。而終之以二誓。費誓。伯之端。秦穆霸之修也。錄二誓。明欽明未嘗亡。而過可改已焉。蓋詩禮春秋之統。盡於書也。書本古書。叙而次之者。仲尼。故首粵若稽古。叙唐虞之道。宏以奧。叙夏商直以簡。叙周致嚴。又間有微辭。所謂芟夷繁亂。剪裁浮辭。舉宏綱。撮要刪。明治亂之統者也。書百篇。皆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於詩樂悅。周公六詩之義。適周訪之於萇弘。聞韶於齊。博采考觀。迨既老而自衛。反魯。芟夷蕪穢。屏斥靡濫。語太師以樂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者。詩也。詩也者。樂之章也。蓋存樂於詩也。於國風。表二南爲風始。諸列國詩。有繫於善敗失得之故。爲興替存亡之紀。足觀省而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表其嚮應。樹之風楨。用究其治化所極。而正人心。移風俗之大權在焉。詩雅表周公所製會朝燕饗樂歌爲正雅。明政所自出。雅道廢而政爲不舉。詩人傷之而有作。刺失導微。依大小雅以爲文者。則以爲

變雅。分從附焉。頌尊周頌。昭穆清以交神明爲之本。而以魯頌頌君。以燕之篇附焉。商頌終焉。明尊周重魯。視所代。而儀鑒於殷。故風者風也。上感下。下化上。莫敏於風。而風自下起。故詩莫先於風。家人風。所自出。閨門其隧也。故風莫大於閨門。風之起也。淪淪乎泱泱乎。感人者微。而被焉者立解。故詩莫切於賦。莫美於比。莫深於興。而莫大於風。風始于家。而化成於國。故端起於夫婦。序以爲一國之故。繫一人之本。是也。風之自也。政始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於君臣。序以爲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是也。雅同風之

道也。風始於夫婦。故二南。風本也。和而有則。樂而不淫。則風移而俗易。政始於君臣。故二雅。政本也。君讌享以慈惠。盡下情。臣會朝以道德。襄上志。則政善而民安。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而禮義有所錯。夫婦。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也。故風先雅。君仁逮下。則下忠事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故小雅先大雅。二雅明一王之道。而推其成功於頌。被之管絃。諧之舞佾。而至於升歌。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於命極矣。故詩以頌終。孔子之自言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本人道在閨門。以二南爲風始。其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本王道在賓臣。以鹿鳴爲小雅始。本王道在格天。以文王爲大雅始。喟然歎之曰。仁不可爲衆也。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之後。王道極於神明。大於郊廟。以清廟爲頌始。又歎之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故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乃其觀周道。適周於柱下。史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曲禮。威儀經禮。歎道盡於禮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夢寐志周公之事。迨既老而歎之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諸與君大夫若弟子。縱言必及於禮。乃其縱觀於尚古大同小康大祥之世。而本仁陳義。體信達順。一之乎禮。其推極乎道之眇微。三至三無。五起極於三無私。亦一之乎禮。告顏子以爲仁。惟克己以復之禮。其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罷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

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禮無不體者。仁也。又言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器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之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宥。明禮無不體者。理也。其告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明禮無不敬而已矣。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而敬始於大昏。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妻以及妻。敬之至矣。大

昏爲大。其禮有本務也。與。故禮者。事之治也。物之則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觀物察則之謂也。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持身不以禮。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矣。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器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則焉往而宜適哉。其以約言志。

之心曰。不過乎物。物。則之謂也。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是故。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大哉。深乎。至哉。禮乎。故學始格物也。蓋夫子晚而好易。又晚而作春秋。曰。吾志在春秋。春秋。王統也。王道一天。天以一元統萬象。廣運而不宰。並育大生而不私。翕闢變化。時行而不匱。故四時者天之行。十二月者天之量。日星者天之紀。萬物其散殊也。莫不正形性而命於天。春秋以天道綱紀王事。故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而一統之於天。王之道其天乎。配天地。

之德。備神明之容。並日月爲明。同四時爲序。並覆兼
愛而無頗。不怒也。中和爲極。典禮以度。好生乃祥。大
順爲富。建公侯伯子男以經之。列公卿大夫士以緯
之。設禮樂教化以齊之。其用歸於上。若天行。下奠地
輿。中植人紀。俾君臣民事物。靡不各得其極。以無失
乎天地之性而已矣。春秋以天道正王統。故王御侯
侯帥伯子男。王御卿。卿率大夫士。王圻御侯甸。侯甸
修勇采衛。而一之於王。天有溫涼燠寒以經二氣。王
有慶賞刑威以達二志。好喜志也。怒惡志也。喜志陽
也。怒志陰也。陽氣萌黃鍾之宮。物始動於下。不得春

之和不能生。生而長之假之斯極矣。陰氣起長至之
候。養始美於上。不得秋之和不能成。成而拏之歛之
斯極矣。故生養者。天地之大用。中和者。天地之至德
也。德莫大於和。而道莫美於中。講信修睦。人之利也。
王有朝聘會盟以達喜。以瀆於齊盟而亂。爭奪相殺。
人之患也。王有征伐會盟以飾怒。以殘於戰攻而極。
則處其極之過也。春秋以天道正人心。興人之利。辟
人所患。反思以致中。貴同以處和。長善於微。救惡於
忽。愛始公人。惡反自復。喜怒以類。循物不逐。而一統
之於心。故命之以春秋。故春秋者。中和傳心之要典。

也。蓋昔者大道之行。三代之英。面稽天若而大一統也。典謨訓誥紀其政。五典六官齊其教。國風雅頌播其化。於是乎天道洽。人道得。而王者貞一之統昌。周東而王統絕矣。呂刑明刑。典誥亡矣。二誓明兵誓。命亡矣。况五禮曠行。六職失官。又將如周公之典何哉。故天子幽。諸侯僭。諸侯陵。大夫奪。大夫微。陪臣畔。中國衰。夷狄橫。而莫甚於定哀。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有易象春秋也。是周之所以王。若周公之德。而道之所存也。於是乎作春秋。以續明王之統。尊元后。輯諸侯。正大夫。總夷夏。

屬辭以著教。比事以見義。其屬辭也。意溢於言。慮先於事。卽會以觀通。本經以運權。微言而旨逾顯也。深言而測深厚。彌遠無盡也。不言如天然。而時行物生。示人者獨至也。渾渾乎如天道。然雨潤日暄。霆震霜拆。而彼蒼於穆之體自若也。其比事也。舉本稽末。卽始要終。本始有起。末終有窮。舉其故而事權有重者。可推也。啓其端。而事變所極者有至也。錯其事。而義連類。比得失是非。燦其可鏡也。蓋昭昭乎如天用焉。陰陽晝夜分。而昏明燠清截如也。山川草木形。而天喬下秩如也。類聚群分異。而吉凶善敗燦如也。故

辭屬而教著。事比而義章。釋其辭。可以深於教。觸其事。可以怵於義。有感有創。有動有變。而懼心可作。非心可格。良心從可復也。故繇其教。格其志。克其義。盡其道。則元會股肱指臂。各得其官。而不相亂也。天文地理人事。各奠其所。而不相悖也。夷狄禽獸草木。各安其常。而不相戾也。俾六合之內。懷生之類。老終幼長。男分女歸。各順性命。以正生死。而不夭扎疲癯也。故詩書禮樂。亡而受之。以春秋。斯義也。觀上之歎發其感。老安少懷。朋友信著。其端。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大其用。而其自言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文中子

見之。以爲王道之權衡也。顧不諒哉。其渙然於易而贊易。贊而不敢論。贊庖犧氏先天諸圖。揭圓神方知易貢之妙。歎之曰。大哉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贊文王序卦張圖繫辭之旨。歎之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其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陶父母。

其贊著之德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
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
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其示人學易也。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
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
尚其占。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其變
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自名則曰。加
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比五十而韋編三
絕。於性命之奧洞然。曰。吾五十而知天命。故易盡性
至於命之書也。學不可以已也。又曰。吾於易也。沒身

而已焉。於是卽文王周公所繫卦爻辭。卦闡其消息
變化。化裁之以爲斷。曰彖上下傳。以八大象。造化交
重變化之象。君子效法之以致用。曰大象傳。爻觀其
德位。比應當否。推行之以爲通。曰小象傳。以周易乾
坤象天地。易簡之善。運之乎四德。而純粹精也。是天
人之合也。而天德聖功盡於此。作乾坤文言傳。以二
經之弘綱大體。未易以究而原也。標易知簡能之精。
通極於天德。而成位乎其中。推貞觀貞一之神。體備
於人道。而成能於仁義。諸凡其立象設卦。裁變制占。
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作統言究宣之。曰繫辭

上下傳。原義文圖象之精。闡无方之象。盡不言之言。作說卦傳。以易卦名言之序。消息進退往復正反。皆時之相生。而可與幾也。作序卦傳。以易卦卽三十六。爲六十四。反對之妙。更其序。繇乾坤而窮之於井困。繇咸恒而反之於姤夬。明易之不可窮也。後作者。復以次而受於無窮。作雜卦傳終焉。將雜卦傳布爲三十六宮圖。卽復是一部。是謂十翼。其用歸於使人通志成務。不違天。不過物。盡性命之致而已矣。故曰。大哉易也。人更四聖。世歷三古。故書以表德。元之府。禮以爲嘉會之府。詩樂爲和義之府。春秋爲貞幹之府。故聖人之有五經。

也。猶天之有五運。地之介五方。人之品五常也。易握奧符其諸元命乎。用能以萬世爲主。通之於一息。而持載覆幬於無窮。文中子歎之曰。大哉乎仲尼之教也。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矣。謂之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詎不諒哉。當是之時。三千之徒。各從受業。而七十子之賢。蓋身通焉。而魯曾參。子輿。獨得其宗。以爲人道。莫先於孝。夫子嘗與之語。至德要道。盡於孝。述孝經。人盡道。莫大乎學。記夫子嘗與之語。三綱八目。統於學。述大學。夫子之孫子思。伋從受學。憂道學之失其傳也。原天命之性。極修道之教。以明天人

之統紀。舉九經三重而約之一誠。作中庸。他諸孔子所自語。若其與時人弟子語者。非一日語。非爲一人語。非罕言及其所不語者。門人各以其所聞記之。曰論語。又曰家語。而門弟子相與言。若承聞於夫子者。間附焉。又百餘年而子思之門人孟軻。思以道濟生民。又不肯枉道求合。諸凡與其時王侯大夫言。皆述唐虞三代之德。述詩書。述仲尼之意。類次之爲書。作孟子七篇。而七十子之徒。各往往傳五經之意爲之傳。子夏有易傳詩傳。治禮學者。或記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之繇。或兼記體制。或雜序得失。編錄之爲記。

曰禮記。獨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於當世多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七十子之徒。受其傳者。弟子左丘明。恐人安其意。不覩其事實而失真。則取仲尼所得魯史記之舊文。系之經爲傳。曰是春秋之案也。蓋周衰文勝。史繁志寡。仲尼盡刻其事辭。獨以其微言志之。歸簡質以尚忠。而丘明則以舊史所記。固事之所考信。辭之所從屬也。傳之俾人繇其傳。察其義。因其事。探其用。優游厭飫於深切著明之文。而得其心。故傳之豔而富也。史氏之舊也。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者也。乃左自著文。言約

而義微。又其後子夏之徒。齊人公羊高。魯人穀梁俶。一名赤。各以所受師傳旨意爲之傳。與左氏並爲三傳。蓋公穀卽春秋屬辭著教者。深言之。闡其志。左氏卽春秋比事見義者。條記之。備其文。各指所之以爲言。而未相從質是也。故時有牴牾。然三傳最古。故傳五經者。莫近於春秋。當是時。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學。散於天下。而設於國中者。時稱而道之。已天下大亂。聖賢不作。陰陽道德名法。儒墨九流。百家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譬之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而不能相通。判天地之德。析萬物之理。終鮮能通易簡之善。稱神明之容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而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道術遂爲天下裂。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繇是遂滅。于時唯獨卜筮醫藥種樹之書不禁。以爲是民用不可缺於國體。王術故無當也。而易賴以全。蓋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歷數百

十年不廢。豈天愛道原。秘之使絕。傳不絕與。漢興去
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人無禮無學。于時獨
有一叔孫通。定漢禮儀。列奉常爲九卿。而陸賈於上
前。時時稱引詩書。天子初以干戈定四海。尙未遑經
籍之事也。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公卿大臣絳
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文皇帝實始求能爲
尚書者。天下亡有。聞濟南有伏生。故爲秦博士。治之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矣。召不能行。於是詔掌故鼂錯
往從之。受書。伏生老病。語蹇不能端言。言不可曉。使
其女傳言教錯。而錯齊人。語與潁川異。所不知者十

二三略。以其意屬讀之。或曰。非也。秦時禁書。伏生壁
藏之後。其如。失。漢定天下。求其書。獨二十九篇。竇
公者。故魏文侯樂工也。年百八十歲矣。來獻書。名見
問。父何自爲樂。具對言。臣年十三失明。父哀其瞽。不
能業。衆技教鼓琴。以遂爲樂師。問父年高。豈有術延
年乎。服餌乎。對曰。學導引。無服餌。奏其書。乃周禮大
司樂章也。蓋樂經亡矣。而天子閔禮教。放失。聞魯徐
生善爲頌。容也徵以爲禮官。又集博士諸儒。討前代典
制。各奏所聞。論次之。曰。王制蓋五禮。在王朝者皆亡。
獨高堂生所傳儀禮。嘉有士冠婚。鄉飲酒。燕射。大射。

凶有士器。既夕。虞器服吉。獨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賓。獨有聘。有公食大夫。有覲。有士相見。凡十七篇。蓋闕逸甚矣。於是時。伏生始以尚書教齊魯之間。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漢朝之儒。博學多通。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時。廣川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深明於天人之統。勸天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於是表章六經。疇咨俊茂。廣厲文學之路。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蒼。易楊何。施豸。春秋公羊。詩申公。開弟子員。設科勸以祿利。然後魯梁趙詩。禮春秋先師。並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

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或相合而成。秦誓。後博士集而讀之。言易者。或治章句。或專卜筮。雜占候。而不通其本。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而是時侍御史倪寬。見帝語經學。帝說之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也。及聞寬說。說可觀。乃從問尚書一篇。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孔氏先世所藏經於屋壁之中。有逸禮逸書論語孝經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敢毀宅。悉以書還孔氏。時蝌蚪

書廢已久。人無知者。諫大夫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推讀古尚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更定爲古經。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靡滅。弗復可知。悉上送官。藏之秘府。有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而尚書滋多於是矣。當是時。王公大人。獨河間獻王德修古學。好古。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而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多。浮辭小辨。獻王所得。率古文先

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王與諸儒生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作樂記。入朝獻雅樂八佾之舞。漢經學殘缺。叔輯完補。獻王有力焉。宣帝故說學。少受詩於東海濮仲翁。聞武帝尊公羊春秋。衛太子好穀梁。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史高。三人皆魯人。乃言穀梁本魯學。當立。於是召善爲穀梁者。郎蔡千秋。令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愍其學且絕。擢千秋諫大夫。選郎十人從受學。會千秋病卒。徵瑕丘江公孫爲博士。代授經。復病卒。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業。積十年。明習。帝召

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咸多穀梁。而穀梁大行。已復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諫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親稱制臨決。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元帝時立。京氏立。左氏春秋本親見孔子。公穀在其後。獨傳聞之辭。顧得立。而左氏不得立。禮古經出魯淹中。地名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合。增多三十九篇。及孔氏學七十篇。有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於后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然莫能宣明也。大小戴者。信都太傅德延君九江守聖次君也。始后蒼說禮數萬言。及傳前代儒所記禮三百十有四篇。曰后氏曲臺記多蕪冗。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刪爲四十九篇。而小戴所刪。特精奧近經。多孔門微言。亦未立學官。哀帝時。奉車都尉劉歆親幸白左氏春秋宜立。帝納之。以問諸名儒。諸儒皆不對。歆數見丞相孔光爲求助。光不應。於是歆移書太常博士顯讓之。略言先帝憫學殘文缺。陳發秘藏。較理舊文。得古文尚書逸禮。左氏傳凡三事。內外相應。皆有徵驗。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及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慨然惜憫。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獨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上繼統揚業。憫文學錯亂。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

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

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
二三君子不取也。於是諸儒竝疾恨歆。出補吏。而後
之言左氏者。皆本歆。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氏詩。古
文逸禮。古文尚書。本奏白自歆。自公孫弘起布衣。以
通經術爲漢相。其後韋賢。匡衡。張禹。孔光。平當之倫。
各相踵在位。爲三公。爲帝者師。天子尊禮。隆特。風於
海內。謨經宗雅。具有其質文。而經籍大昌。施于東漢。
元帝時。安昌侯禹以博士入授太子經。成帝卽位。賜
爵拜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大將軍鳳輔政。擅
朝權。而帝富於春秋。謙讓鄉經學。敬重師傅。於是禹

數稱病。上書乞骸骨。欲以還避。鳳帝手書報曰。朕以
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
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
君其固心致思。總領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
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
問。明帝爲太子時。受經於桓先生。榮學旣通。傳榮言
師說已盡。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
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
聖道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况以不才。
敢承誨命。昔先師謝弟子者有之矣。上則通達經旨。

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劣。不。敢。有。辭。願。君。侯。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其。重。經。學。尊。師。至。於。此。章。帝。時。命。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下。詔。言。蓋。聞。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記。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繁。多。欲。議。減。省。長。水。較。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

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儒。諸。生。會。白。虎。觀。講。議。朕。親。陶。決。焉。已。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離。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氏。詩。以。扶。微。學。廣。異。議。焉。先。是。司。空。徐。防。上。疏。言。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非。詔。書。本。意。夫。改。薄。從。忠。三。

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試之。以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爲非。建武初。茂陵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愛寶之。雖遭艱困。常挹以自隨。及東歸。出示東海衛宏。河南鄭興等。太息曰。林流離其亂。常恐斯經將遂泯絕。何意復傳。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古文尚書遂大顯於世。成帝時。侍中劉歆於秘府得河間獻王所上周禮六篇。信以爲周公致大

平之書。宣明

及莽世。爲奏置博士。建武中廢。永

平時周官博士咸盡。惟縱氏。杜子春尚在。年九十餘。能通其讀。識其義。而鄭大夫興。若子司農。衆及賈逵。馬融。從受焉。其時林存。斥以爲末世黷亂不經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北海鄭玄。從融受學。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爲之註。而周官盛行。或頗以二經後顯爲疑。然周官井井。分職共功。以六典襄大道。禹謨伊訓。說命旅獒。諸篇。微言格論。異代儒疇。能言之哉。抑聖典猶天運。然顯晦有時耳。自漢興。言易者宗田何。後別有焦氏易。其說

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晦明爲候。各有占驗。梁京房用之尤精。夫易道廣大悉備。盡神理。占候者得之。以卜筮則神。是時東萊費直長翁者。治易無章句。獨以彖象傳及繫辭等十篇解說上下經。尤得易本。而未嘗立於學官。東漢後言易者。稱馬融荀爽鄭玄。皆轉相師。多溺於象數。互體飛伏。以求通。而滯象失真。至魏山陽王弼始一暢以義理爲古今論易。冠冕然時。雜以玄言。自是學者無慮稱老易。蓋尊老於易。推易於老。適名理而止。其究爲清談。其言春秋者。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之倫。

尚左氏而任城何休守公羊。晉杜陵杜元凱預著左氏經傳集解。其序言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遺舊章。仲尼因魯史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爲國史。躬

覽載籍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
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
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經國
之制史之舊章而仲尼微顯闡幽裁成義類據以發
義指行事以正褒貶用以成一經之通體者也諸稱
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則起新舊發
大義謂為變例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蓋天春
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
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謂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如稱族尊君

舍族尊夫人梁亡三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
城綠陵之類是也參會不地與謀曰及

是也之類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四曰
盡而不汙直書其事文具意見丹楹刻桷五曰懲惡

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推此五體以尋經
傳觸類而長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其後順陽

范甯武子始不主一門微聖經以詰衆傳其序言傳
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義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

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
俱失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竝舍以求宗據理
以求通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又安可以得當之

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則知父子異同之論。石渠紛爭之說。廢興繇於好惡。盛衰寄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若二子者。有志乎春秋矣。自是南北分裂。經籍道散。著錄傳承。鮮或深洽。迨隋而王文中子。實始講素王之業於河汾。以萬古爲兆人。以五常爲四國。以三才九疇爲朝廷。以詩書禮樂爲政化。以易爲司命。以春秋元經爲賞罰。而統一於聖真。秦漢而來。未或際斯者也。

語具文中子訓中。當是時。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玄齡。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春秋。元經非專經者。不以授也。而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儘。聞六經之義。以能翁受。旁攝。砥德礪材。迄貞觀而用著于廊廟。唐興。天子垂意儒學。傷五經去聖遠。繆缺。詔諸儒。顏師古。孔穎達。司馬才章等。攄章句爲義疏。使士有所統一。而穎達所疏。易主王輔嗣。尚書宗孔氏古文。於詩本毛傳。鄭箋。於戴記皆主鄭康成。於春秋分左公羊。穀梁。竝爲三經。各有傳注。而覆審諸說爲義贊。已

賜名正義。傳傳也。紀其事。傳諸遠也。又本經意傳其義。訓道也。詰通古今之言也。通作故注。註也。解其意所注也。箋表識也。謙不敢言。注。表識其不明者。疏。託也。條陳之也。書成。詔中書

門下于志寧長孫无忌等為考正損益行之。而賈公彥儀禮周禮本鄭注為之疏。而六經略備。然所為疏者之注。獨毛公為先漢。餘皆漢晉末師。不復能遠討。西京經學承傳之統。西京常孔匡劉之說。盡廢不復可得聞。又自是業經者。傳相誦習。獨通解所疏而止。無復師承著錄。擊困攻堅如異時。又踵隋制。舉進士專詩賦。而進士科最盛。高才生皆精文選。工小技。藉資取膺仕。其舉明經為學究者。材下劣。乃為之。皆帖

括誦記。片文隻辭而止。去經學逾遠。迄五季極壞。歐陽公修五代史。不復列儒林。其儒生効官者。甚乃入雜傳中。悲夫。宋興。藝祖實始重學。隆儒臣。而經學萌起。當是時。博士聶崇義表所著三禮圖上之。下詔言。古禮器禮儀。相沿承用。浸歷年祀。寧免違謬。崇義服膺儒業。討尋故實。疑訛刊正。有足嘉者。下學士平議。說已。又召處士王昭素。入便殿講易乾卦經學風焉。太宗留意墳典文學之事。命學士諸儒。較定唐九經注疏。頒天下州郡縣。若名山大澤書院。廣經學之路。

仁廟恭仁嚮意特盛。士釋褐入見。取戴記中大學中庸儒行篇卽賜。亦時以賜儒臣。風勵之。於是文治洽而濂洛之學大興。程純公顛與弟正公頤始從周元公惇頤所聞大道之要。已大求之六經而合也。與關中張明公載西都邵堯夫雍皆本所躬詣心通者爲得。上契於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之統。交發互奮而學昌。迨紫陽而五經之論撰大備。又秦漢諸儒未有也。易自孔疏王輔嗣列學官盛行。而諸家說盡廢。其時傳習者以簡褻輕省易誦習。見目爲小經。至周元公作易通實探誠神幾之原。會歸於太極。

而稱易爲五經之源。天地鬼神之奧。程正公序所著論易傳以爲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而聖人開物成務之意曉然。其高第弟子尹和靖焯每以爲易傳乃先生成書。求先生之學。求諸此。又曰先生踐履皆大易傳述而成之。而邵所傳先天諸圖象則造化生成自然之次第爛然。實始傳羲畫。於是內外相應。顯微竝始。而人始知易爲崇德廣業窮理盡性至於命之書。而又知象固辭之本也。其後朱文公熹因邵易作啓蒙。因程易作本義。而作五贊。具述其大都。而本義終以爲易爲卜筮而作。文周繫辭本卦爻之

象而繫之。占以爲言。

自漢經師所傳易本周易上下經及夫子所傳十翼爲十二篇。

費直以彖象文言本說上下經分而雜附焉。唐孔穎達又本王輔嗣言傳本釋經宜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便誦習。程易因之作傳。宋晁以道欲復其舊而未能盡合古文。呂祖謙伯恭乃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盡復孔氏之舊。朱子因之作本義云。

其於書疑今文多艱澁。古文乃平易。殆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訛之。而先秦古書所引經已然。或以爲記錄。多其時方言世語。於古爲易曉。於今世覆爲難知。誓命則史官所潤。色雅辭故。易曉。然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更得所易。以爲不可知。欲讀者姑務沈潛。反復其所易。而毋穿鑿附會其所難。蓋實疑今文。至其命蔡仲默沈作

傳。篇各著古文。今文有無同異。而竝爲訓釋。蓋其慎也。至國朝崔文敏銑。則以爲今文委情鉅典。後人不能摹也。古文諄誨複戒。後可倣依爲之。故孔子刪書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則又疑古文。豈宋文嗜平質。故申古文。近文尙奧。尙深古。故右今文。各卽所習而安之。與要特其形已也。察之則古今文高厚奧鉅。各具有其真。詎後人能髣髴哉。自齊詩傳。曹魏而亡。魯詩至西晉又亡。惟韓詩頗存。然無受傳之者。而天下學者竝遵誦毛公詩。諸儒爲毛詩者至衆。亦皆廢。惟鄭箋盛

行。亦以他疏義相沿踵。率不能出二氏之區域故也。至宋而歐陽公劉侍讀王荆公蘇黃門各以其意說詩。而程正公張明公門人亦各記其師說以傳。蓋三百五篇之微辭奧義始可得尋繹。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言詩者業已知不專於毛鄭矣。其後臆說者愈衆。無復祖本。而詩又以病。東萊呂伯恭氏著家塾讀詩記。總衆說而融貫之。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一語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雖其斷以己意。超然前人意慮之表者。亦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蓋其慎也。朱文公深歎以爲有得於溫公。

敦厚之教。至其作詩集傳。言關雎取匡衡。釋栢舟定以爲婦人之詩。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取儀禮上天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賓之初筵。取韓詩禹敷土下方。又證諸楚辭。一洗經師專已守殘之舊。其閎議眇指。多卓然獨得於千載之上者。其自序以爲本之二南。求其端參之列國。盡其變。正之於雅大。其規和之於頌。要其止。而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興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修身及家以平均天下之

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可謂曰詩。然大小序相傳以爲卜子夏作。或以爲出於孔子。或曰非也。蓋國史明得失之故而著之。或以爲衛宏作。或曰非也。宏自有毛傳序。非小序也。序本自爲篇。至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而蘇黃門疑小序非經旨。獨存其首一語。而餘皆削去。朱文公本鄭漁仲辨妄之意。以爲小序首句。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妄爲之說者。乃復合小序自爲篇。而條辨其失。若以爲可廢者。然番陽馬端陶貴與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雅頌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馬氏曰詩書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

儒多疑之。至朱文公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後人所作。藉令深得經意。亦不過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如雅頌之作。能發明所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則序猶可畧。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蓋詩之難讀者。多美。大芣苢之詩。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狀而已。黍離之詩。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黍稷之苗德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頌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若捨序以求之。則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亦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

之乎。鴛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造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此其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黨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也。出於愛叔段黨叔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茅苴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芣之辭，同變風。文公亦既如序者之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必以為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為錄淫之具乎？且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如桑中溱洧，月出東門之墾，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序以為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

女同車，山有扶蘇，薜今，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簡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夫子猶存之而不刪，則不知所刪者果何等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以為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也。愚又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削之而已。夫後之詞人墨客，跌宕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惟其義，則是通書西銘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竝讀，而後可以為學也。且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市井小人，有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回頭發赤，且慙且諱者，則知禁之使不為，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之為愈。此鋪張掄揚之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

此詩之訓也。古禮經存於世者。周禮經五篇。儀禮經十七

篇。士冠 士昏 士相見 鄉飲酒 鄉射 燕

大射 聘 公食大夫 覲 士喪 既夕

虞 器服 特牲饋食 少牢饋食 有司徹 小戴記四十九篇。世所傳三

禮是也。而周禮亡。冬官。河間獻王以考工記一篇其

記也。附其後。與大戴記八十五篇。書具存。而漢人所

得逸禮三十七篇。終亡。自文中子亟稱周官。以為先

師。謂王道極是也。蓋夢寐欲行之。而漢劉歆佐王莽。

頗遵用。以更張而敗。宋王荆公安石尤主之。奉詔上

所撰三經義。頒行。而自董周官。已造新法。欲一二追

復。而又敗。蓋世異久矣。於是人士言周禮者。諱其敗。

咸以為非經。程正公則以為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至哉言也。張明公載以為天官

之職。必心量弘大。方能讀。若不大其心。以體之。而欲

於事上窮究。湊合。知其難也。朱文公以為周禮。乃周

公建太平之書。皆從廣大心中流出。又為孝宗言。周

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相成王。垂後世之大法。

至深切。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實學。驗諸此。蓋

尊信如此。然未有論撰。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

禮。惟大夫而上無冠禮。他諸諸侯大夫。大昏。器葬禮

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

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禮大問曰聘。使大夫。則問於事相朝。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頻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廢甚矣。蓋孔子適周學周禮。而王朝禮業不展於邦國。諸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氏而孔子廟堂車服禮器猶存。可見已。其存者又文辭古奧。易行難誦讀。其所稱宮室堂奧冕弁裳衣飲食用器。非今世嘗及見。卽進趨拜跽辟讓揖遜周旋之節。又異宜而莫之行。自唐韓愈已苦其難讀。而歎

以爲文武周公之法制具在。惟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又自鄭注賈疏而外。諸儒先舊說不復得見。蓋廢久矣。及是朱文公實始尊儀禮爲禮經。經進時奏劄言。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先壞。漢晉諸儒悉力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昏祭鄉射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士猶得誦習以知其說。自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徇未遺本。而博士諸生又

不過誦虛文以應舉。其間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
文者。迷莫復知其原。國有大禮大議。耳學臆斷而已。
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
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
於本經之下。而具列註疏諸儒之說釋之略。有端緒。
而私家無書簡閱。無人謄寫。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
以未就。至於樂之爲教。又絕無師授。律尺長短。聲音
清濁。學士大夫舉莫知其說。而士友中間。亦有得其
遺意。欲更加參考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亦復未具。
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

自行招集舊學十餘人。授之閒館。令其編類。雖有官
人。亦不繫衙請俸。但量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謄
寫人。下陶安府撥貼書二十名。候結局日。量支犒給。
別無推恩。於公家無甚勞費。而可以興廢舉墜。垂之
永久。斯文幸甚。會去位。不果行。退而推前意。編續爲
家禮二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
曰儀禮經傳通解。凡三十有二卷。未成卒。而子翥外
府丞黃榦成其志。取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
諸書。補其缺。而王侯大夫之禮略具。其門人溫陵楊
復。嘗及事文公受禮學。與纂修。且撰儀禮圖式一卷。

事因圖顯。而禮學粗完。春秋公羊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漢藝文志。猶標古經。平陵賈逵有經訓詁。李鉉馮沆。有古經三傳異同。後左氏大興。學者專治傳。迨唐初。經無復專行。好古者。頗從杜解中錄出經文。而二家擯不錄。惟陸德明音義。頗兼存之。至啖助陸淳。實始探聖人筆削之志。於三傳之上。唐初獨杜解猶抄出經文。二家無有。貞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潼川謝疇。取三家所傳遺經心。以爲是者。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曰春秋古經行焉。眉山李氏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十萬八千字。遷誤也。今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尚爾錯誤。况聖人筆削之旨乎。宋熙寧中。王荆公安石。悅詩書爲著義。頒學官於

春秋不解也。以爲是斷爛朝報。廢不列。而程正公。願獨深明其旨。作傳以明之。其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孔子當周之末。以聖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灋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而造其

微。則三代可復。然是後黨禁嚴峻。經傳蕪滅。至不復得知。建炎初。天子頗好讀左氏。謂給事中胡安國曰。聞卿深於春秋。欲資勸講。手左氏傳授之。令點句正音。安國對曰。春秋乃仲尼手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宜潛心聖經。爲出治大原。不宜耽翫文采。虛廢光陰。高宗曰。善。令專以春秋進講。且命作傳以進。初。安國少好春秋。究心者有年。已得程子所爲傳讀之。精義微辭。多所默契。乃渙然信以爲聖心。從可質也。益潛玩而傳成。左氏爲案。見本末。質公穀爲斷。探聖意大綱。本孟子。而微辭一以程氏之說爲正云。

明興

高皇帝神聖述覽。選紹于皇帝王師之統。造觀心亭。時致齊其中。召學士宋濂謂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目暇逸。况有事於天地廟社。其敢弗虔。是用致齋日。端居斯亭。反視却聽。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對越在天上。契於穆清。蓋心學皇皇乎開源矣。當是時。承元季兵亂。天下學士多失業奔走。惟婺台二州。徽國文公之承傳具在。

上克發。召耆儒許元。葉瓚。王胡翰。吳履等。日會食省中。輪二人日分講經史。陳治道。聞四方有通經學古之

儒。輒以幣敦禮聘致之。賜坐咨訪。嘗讀書洪範。太息以爲是。天人之大統也。以叙彞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御座之側。朝夕時覽觀。已親御翰墨。爲訓釋。新殿成。命母藻繪。命編古人行事。可鑒戒者。書殿壁。書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于廡間。

文皇帝嘉宋學。自洙泗來。爲道正統也。簡儒臣集宋儒五經四書傳註纂修之。易主程傳。朱本義。詩主朱集

傳以武夷蔡沈傳尚書。番陽陳澹注小戴記。侍講胡安國傳春秋。本程朱主焉。而學庸語孟主朱章句集註尤嚴。其諸儒先論說。於傳註互發。若足其所未備者。分註其下。不合者不取。惟周官儀禮不課士。置科無列焉。書成。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書。其儒先言理性命之要。足羽翼聖經者。彙爲編。賜名性理大全書。上親爲製序。刊布。賜六部。頒兩都國子監及府州縣學。諭禮尚書曰。此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學者之根本。朕旦夕披閱不倦。所益弘多。古之志於學者。苦得書籍難。今學者得此書而不勉自力研討。是自棄也。

爾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士。令盡心無視爲虛文。當是時。天下新脫鋒鏑湯火之苦。民俗惇質。而

天子尊顯宋濂洛關閩之書。風厲之於學。以上達於洙泗。俾學者有所統一。故其時士謹繩墨。官肅法守。施于熙宣天順之間。循習誦傳諸儒書。字守其義。句遵其訓。如金科玉條。尺寸無敢自踰越。雖所守近隘。而士習朴淳。言純師行純。法之儒。往往輩出於世。其後風氣漸開。聰明漸擴。耳目心知漸廣。往往嗜新喜異。厭樸學弗好。而濂洛之微言又絕。學者糾縉於文義。支離於章句。窮年矻力。以爲是所以窮理。而致精於

聖賢大訓。稍涉高遠者。又以為此上達。未當學。姑就
下學者學之。固陋支辟。於聖賢主靜存誠。日用實功。
茫無所從入。成化中新會陳先生獻章。始求之靜坐。
渙然於真靜無欲之體。以為是聖功之本。而無大於
外也。著論言六經聖人之書也。學者苟誦言而忘味。
則六經一糟粕也。未免於玩物而喪志。苟不但求之
書。而求之吾心。察動靜有無之幾。致養其在我者。而
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
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
觀書。則隨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諸皆效

心得。一時人士回視易聽。而約之於本。至王文成公
守仁。標致知為致良知。異知識之知。語益真切簡易。
旁皇周洽。而教大昌。致知本大學。而良知之蘊。實自
孟子發之。自漢戴氏記禮家言大學中庸書二篇。賴
以存。而知者蓋鮮。至程純公顥。始尊信表章。以為是
古者繇學入道之大法。帝王授受傳心之統宗也。而
頗疑其編簡失次。非其舊。更定之。時發其指歸。而所
為說者不傳。會稽石塾子重彙其說。雜見於門人所
記錄。若門人所自為說者為編。曰輯略傳焉。朱文公
又疑大學書有放失。補格致傳。更加考定。而中庸一

依其舊文。二篇各有章句。又取石氏書。刪其淫於老
佛而過高者。存其可信傳者。仍曰輯略。而記所爲論
辨取舍之意。爲或問附之。然後二書之旨。貫注如經
脉。始終鉅細。畢舉如碁布。詳略淺深。相因如引繩。而
諸說之同異得失。亦曲暢旁通。如導川入河海也。然
所補者傳。終於聖經高簡弘厚之體。不類而八目等
級。亦微若已峻然。至王文成既有悟於致知之旨。信
大學舊本出戴記者。爲本無脫誤。與中庸各爲完書。
無所事更定補綴爲也。而誠意特傳。諸目合傳三綱
八目。實貫於誠意特傳之中。切磋語學。則格致也。琢

磨自修。則誠意也。恂慄正心之訣。威儀修身之統。親
賢樂利。各得其所。則齊治均平之效也。通朱傳格物
九條之說。一統之於慎獨。中庸以不覩不聞。莫見莫
顯。名中和。極位育之用。歸之於慎獨。獨之者。天德良
知也。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要在於慎獨。而經文高
簡深渾。通造化之體。乃復完。文成之論。六經曰。經常
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
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
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
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

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與別若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

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

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
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
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
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
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
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
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
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
者。特其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
實于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

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
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寡人丐
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
何以異於是。其論禮曰。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
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也。謂之性。
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
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
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
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

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濇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在於是。是豈爲得禮之意哉。其原本仲尼刪述六經之意。以爲欲天下反朴還淳。見諸行事之實。非欲美其文辭。以嘒嘒於世爲也。蓋自伏羲畫卦而來。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不知凡幾。而易道大亂。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

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自典謨而下。詩自二南以降。而九丘八索之屬。非經失正者。又不知其凡幾。而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於是舉虞夏殷周之舊。刪削而是正之。然後其說始廢。今觀詩書儀禮。孔子未嘗措一辭於其間。意可識矣。至於春秋。雖稱所作。其實皆魯史舊文。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繁。其用歸於刪繁就簡。正人心之流濫而已矣。當是時。增城湛太宰若水。實師事陳先生。以所當稟質曰。隨處體認天理爲學宗。衍繹其說曰。天理吾心之中正也。六經註我。柰何註

六經爲平會。廷議薛文清公瑄當從祀與否。而論者頗以薛無著述尼之。於是湛卽諸易書春秋禮經傳四子各以其師旨爲測爛然繁富矣。夫文沒質博溺心。斯其弊已久。新會餘姚闢之至痛深。於是學者實始知實詣深造。不求經於經。而求經於心。主靜研幾。謹獨之爲要。而以經書爲培壅灌溉之資以輔之。其說終主於卽心卽性。卽心卽經。而六經在吾心也。於孔門歆然無我好古敏求以上達天德。微若異趨。然末流益弊。於是深者研知之爲良。研天理於勿忘勿助之間。旣窮深極微。莫知所止。而不踐其實。淺者

信良知爲至足。天理卽吾心。師心自是。至謂物無理。專求諸內。而莫擇其精。又其下。恣心以行。猖狂自恣。浮淫矜誇。將繇惡終。然且蔑棄修學。而自謂得不傳之學。抽不抽之緒也。所至輒以其說敷繹刊布。日新而月盛。顧獨忽前經爲糟粕。情之而不耻。謂世教爲格式。略之以爲快。於是乎束書不觀。獨游談無根而已矣。然後知古聖王之世。循之於四教六藝。俾學者優游漸漬於其中。上焉者據德依仁。日漸於大成。中下者有學有造。日躋於有立。不趨噐而道存。繇踐迹以入室。則固古之教萬世不與易者也。昔詩書言天

人之際。綦詳極備矣。易明天道以前民用。禮承天之道以治人情。春秋本天道以正王統。故六經者。天人之大命。而神明之符也。故經以載道。道不得則不章。經以著教。教不得則不刑。經以表心。心不得則不盡。故記籍非庫藏產綦也。而固庫藏產綦之命也。人生而蒙。長而無怙恃以愚。顯侷寡闇。否則逸諺且誕。令不按視其記籍。以考其家之庫藏產綦。而徒以其臆之。謂先人予我之庫藏產綦自足。而坦然居之。庫藏產綦何知焉。而疇與有之。亦終爲窶人丐夫而已矣。自太史公叙九流。知各有弊。而知其不可廢也。班

志加詳焉。略言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留意於仁義。原本堯舜。師尊周孔。助人君明道而視化者也。於道爲最高。故樂和神人。仁之表也。書以廣德。知之術也。禮以明體。禮之節也。春秋以斷事。義之用也。五者蓋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故日力寡而畜德深。後世諸儒。章句之學興。箋解義疏。轉相祖述。而爲說已繁。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世取寵。傳學者不惟闕疑闕殆之義。務碎辟以逃難。翳其本實。後進彌以馳逐。故童守一藝。歷白首

而無聞。終以自蔽。是以五經乖析。不合不公。而儒學浸衰。道家者流。蓋本易而出於史官。其道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宗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而知常曰明。其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以因循爲要。深根寧極。秉要執本。以御萬物。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而有餘。歸然而有餘。故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神者生之本。而形者生之具也。人之生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寶慈寶儉。寶不爲物先。以定其形神於道也。合矣。嗟夫。不先

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哉。其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所長也。乃

其以本爲精。以末爲麤。以有爲爲不足。特絕禮學。槌

提仁義。卷婁堯禹。黥桎周孔。斬詆儒學。以自肆。其悖

也。傷教蓋教裂。而道敝矣。

其宗老道德經莊南華經列冲虛經

陰陽家

者流。亦本易而出於義和之官。易道陰陽。其言四時八紀。十二月。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是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推五德之終始。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順之者昌。不順者不死則亡。夫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不順則無以為天
下紀綱故其明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拘者為之則
爭於禁忌泥於小致使人拘而多畏舍人事而任鬼

神漢武帝時聚會陰陽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
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
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
不決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以生
者也則自漢來已墨家者流亦本易而出清廟之官
紀雜無統宗如此

墨子汎愛以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其
稱說堯舜禹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
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釧糲梁之食藜藿之羹
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海九州也親操耒耜而鳩法

百川腓無肢脛無毛其道以自苦為行尚慈實儉薄
利而非闔養三老五更以貴孝選士大射以尚賢宗
祀嚴父以明鬼順四時而行故非命以孝示天下故
尚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吝
也然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則尊卑無別也推兼愛之

意而不殊親疎同至親於途人則無父也生不歌死
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
人以此自為恐不愛已其道大嚴使人憂使人悲雖

墨子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夫
世異時移事禁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

高子略曰韓非子謂墨子

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離為三其說依經據禮。而孟子排之。不遺餘力者。以其言近偽。行近誣也。法家者流。本春秋而出於理官。信賞必不可勝言也。

罰以禁邪暴。輔禮制。其尊主卑臣。明職分。令不相踰。越此其所長。及刻者為之。則薄教化。去仁恩。不別親

疎。不殊貴賤。而一專於法。欲以致治。將茂親而廢仁。故嚴而寡恩。其術出商鞅。韓非慎到。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

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治國者。不務覈其名實。執勢以御其臣下。求人任賢。反舉浮淫

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故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失也。警者為之。晉灼曰。警。訐也。師。古曰。警。立鈞反。則苟鉤鈞析亂。

師。古曰。鈞。破也。音普。半反。又音普。秋反。使人苛察。繳繞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於人情。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公孫龍為堅白之辨。假物取譬。冀君感

悟。正其名實。劉劭以人之材檢志。尚不縱橫家者流。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是也。縱橫家者流。蓋本詩而出於行人之官。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

其後世亂。尚權詐。則操翕闔馳張之權。用之於捍闔。飛箝詭給揣訐。尚詐譖而棄信。鬼谷陰符。戰國策之類。稷家者

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所長也。蕩者為之。則廣取汎與。心目督眩。多愛失務。

漫羨而無所歸心。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類。農家者流。蓋出詩豳。風書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孔子曰。所

重民食是也。鄙者為之。欲使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詩
 上下之序。謂許行陳相。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閭里小
 知之所及。輒綴而不忘。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然致
 遠則泥。厯雜而弗經。齊諧博物志之類。諸子中。佛最晚出。而
 說益宏勝。其書無慮數千萬卷。多中國所苛譯。乃其
 微言。老墨不能難也。言無生。則空有兼遣。即營魄抱
 一。猶末也。論法界。則妙明融徧。即清淨本然。無際也。
 論慈憫。則普度弘濟。即兼愛尚同。有意也。而要之。平
 等日用。不即不離。於斷滅枯槁者。殊科。然窮大不經。
 雕龍蝸角之論。視之為隘。通人感焉。諸輪迴。因報升

沉起滅。以誑誘愚俗。皆聖者所不語。妄者假之。崇虛
 尚鬼。為誣惑益滋。自世之衰。聖學熄。而道術無所統。
 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故九流百家。蠶起。各安所見。崇
 所善。以馳說取合。雖言人人殊。而道無不在。辟猶水
 火相滅。亦相生也。反者道之動。故仁之與義。敬之與
 和。相反而相成。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之所向而辟。則惑。惑所辟而倨。自足則爭。爭則亂。而
 不相為謀。其說之昌。且率馘而食人。哀哉。學者誠深
 於六藝之旨。究觀周公孔子之教。即百家騰躍。終入
 寰內。可以通萬方之略矣。他諸執技事上。以其術自

名者亦復數家時有用也。而不可倚也。曰。天文歷譜家本易。五行家本書。而領於天官。天文家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探知吉凶之象。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五行家本五行之形氣。五星之變動。推之爲吉凶。書洪範貌言視聽思得失。而五氣之僭若因之。是也。然星紀遷變。庶徵雜揉。天道幽眇。非湛密者弗能繇也。觀景以譴形。本隱以之顯。非明主不能聽也。以不能繇之臣。諫不服聽之主。是以兩恒患焉。道之亂也。患在於小智強欲知天。而謬於其統。故道術破碎。而難知其裔。餘爲雜古本易。洪範著龜神物。因用卜

筮。以前知吉凶。通志而成務。易曰。占事知來是也。爻占非一。而夢爲大。故禮有大卜。筮人占夢之官。至衰世解於齊戒。舍本憂末。而婁煩卜筮。筮瀆不告。易以爲訓。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詩以爲刺。故其官失。而其傳泯焉。又其裔爲六壬遁甲。形家星命之流。壬遁家本大撓甲子。容成律曆。推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三奇六儀。以知軍國興敗得失。趨避。非必然也。人和上矣。地利次之。天時曷故。馬。智者時用之。倡勇敢禁祥而去疑。星命家本五行干支生旺克制。休囚之度。或乃步日月五星順逆。蠲辰會尾之躔。用

占人壽夭貴賤死生先處其利不利時是亦多言豈
不倖中而於得器何加焉惑者聽之浪憂喜而失正
甚且不信道安命馳於苟得而希冀非望則自贖之
道也唐呂才曰宋忠譏司馬季主云夫日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今更研彙本非事實長平坑卒未聞其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其命其胎而夭壽更異形家者流大者本詩篤公劉之陟隰降此何以處焉形家者流大者本詩篤公劉之陟隰降
京逝泉瞻溥定方中之升虛墜楚景山與京觀九州
山川形勢以乘其環會或本易河圖八卦依三垣天
星貴艮亥為氣之所生以立城郭宮室廬舍以定陵
墓窀穸以殷阜富壽其人民而死者亦得安體魄而

蔭遺體細者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形室廬器物之
具以其形容聲音度量而定其吉凶貴賤死生之斷
形依氣氣附形其數然也蓋時有中焉惑者溺焉怙
其形不守之以道安危利菑以取滅亡妄者謂奪神
功而改天命使人眩瞶而失守甚者不安分命不叙
昭穆怙執力以規營構窮險巖以請墓地則大亂之

道也

呂才曰近代葬書一術至百二十家各說吉凶競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

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庶人逾月而葬先期謂之不懷後期譏之殆禮此葬不擇年月也

春秋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乃克葬此不擇日也禮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大事謂器葬也春秋鄭葬簡公司墓大夫室當路毀之平旦而窆不毀日中而窆子產

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在國都之北。域兆既常有常所。而死者北首。方向亦有定位。是不擇地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擗踊之際。擇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荒爾而對賓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夫易之道大。百物不廢。鬼神之德盛。體物而不可遺。諸凡巫史百工小數。小術豈顧能解免自外哉。必且依託五行。假於鬼神。時日卜筮。矯虔而稱引之。而此理孔神。支離覆逆。必且可推之而通。謫者因爲神姦。逢人情喜忌。以吉凶。啊喝之。微利誘。不驗則屢變其說。外託師傳。內稱篤悟。展轉增加。蠱眩以疑衆。愚俗怵焉。助爲譎張。民用大惑。闇義命之致。咸靡靡於趨利辟難矣。故術不可

不慎也。是教之流失也。明王之所坊禁。君子之所不道也。一不慎者。厥矣。醫家者流。本周禮醫師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察天五運。並時六氣。眡人五聲。五色九竅九藏之動。以探百病之原。決死生之分。而度箴石湯火之所施。爲之經方。本草石寒溫之性。量疾病淺深。度氣感輕重。假藥味五苦六辛之滋。調水火齊和之宜。以通閉解結。致五味五穀五藥之養。而反之於平。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精氣內傷。而見於外。以愈爲劇。以生爲死。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巫家者

流本周禮司巫掌男巫女巫。凡以神仕者。掌制神之
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噐時服。以致天神人鬼地示物
魅。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罽。國大旱以雩。歲時以祓
除疾病。冬以堂贈春。以招甌。稍後因爲符章咒水號
呼。以禱祈攻說。禴崇。今之巫覡。旣闇其義。何明之見。
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憑於淫厲。依爲神姦。苟貪貨食。
以誣神人。其家者流。本書春秋而出於司馬之官。自
黃帝有涿鹿之戰。而風后有握竒之書。下及湯武。以
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而太公
兵法作焉。世所傳司馬法。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

國。出竒設伏。變詐之兵用。而孫武子猶知本道法天。
因地任將制法。先計後戰。因形用勢。察彼己。措勝於
無形。於是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尚技巧
者習手足。便噐械以立勝。識形執者。雷動風舉。離合
背鄉。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視王官之武備益遠。而戾
者得之。以逆天而殃民。乃漢志志神僊。志房中。頗以
爲神仙者。祖老氏玄同清虛。保性命之真。而游於方
之外者也。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聖王制外樂
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若猶有羨然。然世主甘心者。
衆。誕譎恠迂之文。彌以益多。而遙興輕舉。終道無繇。

至。乃術淫於樂。甘心以其身從之。快意生疾而隕性。命者多矣。未見其有和平壽考而節以長生者也是。以聖王絕之。蓋九流百家方技。各具有其書。於四庫。隸子書。自黃帝時。倉頡沮誦。實以史建官。夏殷之世。有左右史以紀言動。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諸侯之國。亦各設官掌記載之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仲尼因虞夏商周之史述尚書。因魯史舊文次春秋。皆削其煩重。制義法。明天人之統。其事辭史也。而其義經也。故曰。聖人述史三焉。以憲萬世而爲經。左丘明依魯史以作傳。所不盡載者。冬。

其國志之。作國語。曰外傳。或曰非也。蓋左氏未傳時。博采草創之書。因卽之爲傳。其後楚相鐸椒。趙虞卿。秦呂不韋。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采取成敗以著書。不可勝記。又雜史之所起也。遭秦滅學而始。皇惡史記。燒燔之尤甚。漢興。陸賈迹秦漢間成敗興亡之故。作楚漢春秋。而世本戰國策。呂氏春秋之屬。頗以其間出矣。漢武重文事。而河內司馬談爲太史令。典其官。時天下郡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乃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於是欲論纂書春秋。左國之文。及當世名卿賢大夫之策。成一家言。未就。卒且死。執子遷。

手而泣。屬之成會。遷相繼爲太史。令傷父志。乃網羅舊文。原察終始。觀盛見衰。上記軒轅。下至天漢。作十
二本紀。明天下治亂之統。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明興廢久亟之變。禮樂律歷。真權山川。鬼神天人
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憂當世之務。述先今。諸侯卿
相。輔弼股肱之任。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若卿大夫賢
士。以翼戴其世者。作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
篇。曰史記。而後代正史本祖之。其書原易傳。繼春秋。
本詩書禮樂之意。協異傳。齊百家。而著論壹折衷於
仲尼。而紀表志傳。遂爲後世正史法。後漢扶風班彪

固父子續業。因以爲前漢書。固稱唐虞三代。世有典
籍。史遷所記。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
高祖。迄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
九傳。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典重鉅麗。議論頗不詭於
儒。亦間有微意焉。而繇有史籍以來。未有如太史公
之所記。弘深高古。通造化者也。蓋自孔子沒。至是四
百餘年。漢興又七十年矣。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
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宋呂祖謙稱其指
意深遠。寄興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

而起義於彼。非拘儒曲生所能驟而窺也。今觀三代高紀贊明天統。通忠質文之變。呂后立紀。而贊稱孝惠皇帝。呂后之時。正名實之斷。武紀闕矣。而八書具著其事。各寓其匡救之忠。禮述漢儀。本秦故。而昏末附前記。明美德也。樂昏陳賡歌。至於流涕。而襄以汲直之諫。戒佚淫也。律書紀律。同聽軍聲。施及兵禍。風佳兵也。封禪。窺方士祠官之意。開惑志也。河渠。嗟勞人也。平準。傷并兼爭利末也。歷尚夏正。天官紀百年中。五星無不變色逆行。令覽者懼然懼焉。可謂至忠。而誹者以爲謗書。謂言易知哉。獨其陳道與法。往

往出事詞之表。比事連類。時推引古哲先憲之文。寓已意。故覽者忽焉。其傳夷齊老子孟荀屈賈。皆微眇有深味。其文緩。則其旨愈遠。其事繁。則其辭特簡。至其述天下異時性情慘舒。事端出沒之變。形神具出。俾後世如目見然。則夫人慕誦之矣。獨採摭經傳。多分散其事。故頗疎畧。又時有牴牾。其激而寓言也。是非時謬於聖人。記繁志寡。昔賢病之。至班史述其所自傷。以爲宵雅巷伯之倫。而難其明哲。此與眦目睫何異。嗚呼。事始末未易言。太史公歎之矣。宋蘇洵之稱二史曰。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

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闕與之失不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知如廉頗。辨如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若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

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吾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哀七年。公會吳于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夫庸得不載乎。若越區區於

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之會盟。而用夷俗。名以赴。絕之矣。後觀之者曰。不知中國之禮義。雖勾踐之賢。不免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胥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目名之耶。不目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殺一等矣。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則是以同姓列侯而從異姓之例也。察其故。蓋元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

天子自封之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莽封之。故從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後觀之者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噫。隱而彰。則人衆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人知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知強臣專制之爲患。其能爲春秋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以是夫。後漢史自胡廣蔡邕。掌續綜業。不能成書。迨宋范曄。約謝承。司馬彪。華嶠等七家所記。爲後漢書。類次精整。剟精剗采。體晦而文削。蜀陳壽。父嘗以臯爲丞相。諸葛亮所法。蜀亡。

壽請褒表亮祠墓其撰三國志頗有義法而傳亮事特詳以晉承魏因主魏而不詳所自出載夏侯惇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詳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不得其死也猶微眇有指世以其評諸葛將畧非長及他闇昧疵之非其質矣且夫相賢者不必兼將不兼將不害其為賢而將略固賢者之所時短也自是南北分裂各有史以記事南梁沈約撰宋書本何承天裴松之撰蕭子顯撰南齊書因江淹沈約新記唐姚思廉撰梁陳書本思廉父察為梁史官推其意及謝吳等記吳等記其在北則魏收撰後魏書本鄧彥海崔浩李處所記唐李

百藥撰北齊書本父德林所記唐令狐德棻撰周書本蘇綽牛弘所

記而李延壽本父意以南北互詆無所統一南起宋

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三百四十年為南北二

史刪繁補闕叙事簡勁過本史遠甚而先南北史有

晉書後此有隋書粗稱混一其書皆唐太宗命房文

昭玄齡魏文貞徵等所修晉史本何法盛等十八家纂修時雜以制

旨而人各用其所長故志載差有倫如晉書天文志出李淳風所修

也嗚呼南北六代之變亟矣又其時文衰於靡蕪作

史者猥采諸小說傳以其意至一人之身稱譏雜掾

前後乖刺記載繁紊多謬於事情更改破析雕刻藻

續之變日新。而其文每下。諸其立國。皆偷爲一切。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於後世。宜無足采。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至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刑威。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不可以不考也。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此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

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後哉。美矣乎。宋魯子固因陳史而推言之也。可謂曰史矣。唐初溫大雅撰創蔡起居注。貞觀中命相玄齡爲國史監修。帝謂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斯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或恚其傷直。取罪。故不進也。帝曰。朕爲心。則異是。欲自觀史。知前日過失。爲後戒。公等可撰次以聞。於是給事中許敬宗等。相與撰次。以編年體爲實錄。上之龍朔中。敬宗以宰相領史職。而人實儉鄙。所作紀傳。或希上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真中宗時。時相蕭至忠等領史事。秘書

少監劉知幾子玄病不得其職爲書上至忠求去略言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衆功而成述作者也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纂述之故著作無主條章靡立爲後嗤笑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欲記一事載一言則閣筆含毫相視而不敢斷故旨白可期汗青無日此不可一也前漢罷國計書先上又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

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討沿革於臺閣視聽叵詳簿籍莫考藉令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此不可二也近代史局通籍禁門者欲杜頽面而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非能齟舌儻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朝野具知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入之情也能無畏乎此不可三也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曩賢得失之林良史是非之準也頃史官記注取稟監修法春秋石則云必須

直辭。宗尚書者。則曰宜多隱惡。十年九牧。其意難行。
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非
古也。而其意可知也。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列傳
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
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
等。如某奏某篇。付之此。某紀某傳。歸之彼。明立科條。
審定區域。則人思自勉。此銓配之也。今監之者。既
不指授。修之者。無所遵奉。用使苟且推避。坐變炎涼。
此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猥多。願謝簡書。以避賢
路。於是委史事於浚儀吳兢。退而撰史通。內外四十

九篇。

或問自古史才甚寡。何也。知幾曰。史有三長。才

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桶。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賢辟良。臣見而知勸。驕君賊臣。覽而知懼。乃為史耳。時

以為篤論。開元中。張燕公說當國。領史事。覽天后實

錄。叙張昌宗誘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聽許。賴

宋璟激發。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說讀之。慙忿

不能堪也。知秘書競所為書。欲懾之。謬以歸。知幾嘻

笑。謂競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借。已甚也。競對曰。

此競實書之。今草具在。不可使子玄受。怨地下。說默

然。已屢造請。漸少刊其文。競曰。儻狗公請。亦何名實

錄乎。卒不改。蓋堅正如此。唐書本石晉相劉胸等撰

世訾其蕪冗。至和中命學士歐陽修爲紀志。宋祁爲
列傳刊修。范鎮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等修故事書成進御。獨署官

高者一人銜名曰臣某修。時宋出守鄭。歐陽公位宋

上。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用力於此書甚深久。何可

沒也。遂本各所撰署銜名上之。舊書本五代時作。識

早而氣弱。新書非出一手。而宋獨精小學古文。文不

無促迫。以未善。韓魏公琦當國。屬歐公更刊修。歐謝

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人所見何必同。寧能盡如已意

哉。竟不復刊。修退而修立代史以見志。本開寶中盧多遜扈蒙李

昉李穆劉兼李九齡所修於五代。梁不絕其爲君。而不沒其惡使

人知爲君者。終不得掩其惡。而原本於女禍。明患起

於忽微。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故從其號與

姓作紀。而作家人傳。別其家。見號。同也。家不可以

不別也。以別嫌而明微。自開平訖乾德。終始五十三

年。天下五易姓。士不幸而生其時。欲全節而不二。亦

已難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於五代得

全節之士三人焉。曰死節傳。其初非有卓然之節。而

終以死事者。得十有五人焉。曰死事傳。其仕不及二

代者。各以其國繫。曰梁唐漢晉周臣傳。其仕非一代。

不可以國繫者。曰雜傳。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

而怪五代時可造者何其少也。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又以世亂崩離。文字殘缺。而不可得知。得四五人焉。作一行傳。論著往往師春秋之意。而不襲其文。其傷自古宦官。當世朋黨之禍。至深痛下及伶人。具於諸傳。六臣贊著之。其著論往往以嗚呼發端。致亂世之感焉。雖其深渾雄厚。通造化。有謝左史。而守經程義。章好示惡。庶幾哉。成一家之言。李夢陽曰。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自唐興。倣前代。以給舍為起居注。紀人主言動。武后時。宰相撰時政記。記廟堂

訐謨。貞元初。相執誼。以國史撰於私家。非制也。令月終錄所撰。上館中。日曆昉焉。而世各因起居注。日曆為實錄。成緘之。金匱石室。儒臣纂實錄中。諸可傳誦者。宣布之。曰實訓。宋初。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不過朝見謝辭而止。至君上言動。人臣善惡之迹。莫或細書。淳化中。史館修撰張秘。以為言。置起居院。復左右史之職。而國史常以宰相一人為監修。別置國史院於宣徽北院東。置編修。修撰等官。而非諸司供報。即所聞見。不敢書。有欲書而不得者。直史館。歐陽修以為言。請得據所見聞。具書。書不敢進呈。

冥館中已詔儒臣即太祖太宗真宗實錄以史例修

之曰三朝國史呂夷簡王旦英仁曰兩朝國史王珪

孟李清臣等修既成帝以付魯鞏使損益為成書鞏謝曰五

朝史皆先正大臣道德文學士所勒成臣何人敢當

此命不許會鞏以憂去而罷元祐初修神宗實錄鄧

伯陸佃林希頗不直熙豐紹聖中諫官翟思阿惇卞

意言元祐間相大防提舉修史史官范祖禹黃庭堅

等刊落事迹變亂矣惡為詆誣先烈詔魯布等刊定

於是主安石所為日錄卞所傳益者刊修而大防再

竄元祐史官皆得罪元符初詔刪修為京卞所持而

罷紹興中昭慈太后孟以誕辰天子為置酒宮前上

壽甚歡昭慈忽泣數行下慨然謂帝曰吾老矣國家

多難猶幸見今日也有一事當為官家言吾不言死

不瞑矣帝頓首請太后曰吾逮事宜仁古今母后之

賢罕有其比姦臣快其私憤厚加謗誣建炎初雖下

詔昭雪而國史未經刊定謂後世何吾意在天之靈

不無望於官家也帝頓首受教明日以語輔臣命學

士范冲等刊定焉冲祖禹子也初魯布修定神宗實

去者用黃抹每一卷成納禁中蓋將滅其迹而使新

錄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

私諸家子弟為道之諸家子幸其書尚存因勸令傳

示去取舊文墨書刪去者黃書宋亡元命脫脫等修新修者朱書世號為朱墨史云

宋遼金史時議以元代金有中原以金滅汴宋囚予

金正統意尊元山陰楊廉夫力為書辯之申宋為正

統終論無所定於是宋遼金各為史而蕪穢不倫

高皇帝既平燕盡箠勝國典籍歸京師得所為十三

朝實錄者於是詔修元史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

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

趙昉陶凱高啓等十六人同纂修宋禕陳基趙壘曾魯張文海徐尊生

黃篋傳恕王文儒在官者無得與

上諭之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蓋行事見於

當時是非公於後世不可諱也元主中國垂百年其

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天下休息號稱小康然閭

於先王之道溺胡虜之俗禮樂制度無聞闕矣迨其

後嗣荒淫權臣跋扈兵興民困而國亡然其間君臣

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多可稱者國可

滅史何可滅也今命爾等纂修事務直書文必明白

毋艱深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自元統

至正間事無可據遣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采訪明

年續修仍濂禕總裁而以趙壘朱右貝瓊張孟兼等

十五人同修朱世廉王廉王彛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前纂修

諸儒不與時

上勵精甚。諸儒窮旦夜編摩。每成卷輒進。御。

上見文深古者輒芟去。曰惡用是。獨卽舊志為書可矣。

於是諸儒生人茫然自失。凜不敢自見而著作之意

荒。又以筆削咸取

上裁。不以諸儒生所不能為之病。語出趙子常游遂操公琬歸番陽序獨

據諸所移文。槩瞻取具而辭義兩蔑矣。

高皇帝神聖起在位。卽以宋濂為起居注。修古記言動

之官。七年大明日曆成。凡宣諭征伐禮樂刑政

國諸務。若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事。咸具。又取其間

政體要機者。列七類若干條。曰聖政記。其後秘書

監弘文館等官。竝革。而定翰林院。修撰編修。簡討為

史官。代纂實錄。以勲臣官高者一人為監修。閣學士

為總裁。翰林學士為副總裁。詹坊經局官與馬弘治

初編修。何塘上疏言。臣以菲薄待罪史官。月受俸錢

日支廩給。然乃朝參之餘。退安私室。既失官守。是為

素餐。每一念及。惶灼無已。臣聞

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命付史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起居。繇是推之。史

官之職在國初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

治襲至今。未克修舉。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聖
勅令修撰編脩簡討。畚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
工之論列。政事之因革。弛張令畢。記載於紙尾。書臣
某記藏之。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日有記載。而不至遺逸。下則儉夫
小人。懼遺世譏。亦有懲警。而不敢縱恣。公則明
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幸甚。或
謂館閣之地。以儲異才。不責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
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而後可以備他日之用。今於
國家政事。初不聞知。卽欲練習。其道無繇。若令史館

得職。庶事咸練。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於課職之中。
實寓養才之意。疏上報聞。萬曆初。閣學士居正言
國初設起居注官。後定官制。設翰林院脩撰編簡等
官。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非有所罷廢也。但自職
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
累朝史文闕略。

世宗皇帝嘗論大學士張璠曰。古左右史。卽今編簡等
官。今居此職者。弗盡乃事。何也。是紀錄之職。本自備
官。而臣下曠廢之耳。邇者纂脩

世宗皇帝 穆宗皇帝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

不過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集成篇。至於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嘉謨嘉猷。多所未備。此皆史職之廢致然也。我皇上聰明天啓。淵哲性成。踐祚以來。善政鴻猷。斑斑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今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切。又每從閣臣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泄者。皆得知聞。宜令講官日輪一員。專記起居。錄聖諭詔勅冊文。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

見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分六曹編纂。仍遵照

祖制。除御殿外。例用史官侍班。常朝列班六科給事中之上。午朝列御座西稍南。專記注言動。凡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有舉輒書。其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恐有宣泄。則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諸司章奏。該科奉旨發部。即全抄送閣。轉發史館。其紀錄體例。祇備事繇顛末。日月先後。待異日之考質。所貴核實。不尚文詞。不得妄以已意。及輕信傳聞爲褒貶。每月終。史官編草

稿爲七冊。一起居。六冊六曹。于冊面記年月。記史官姓名。送閣驗訖。即投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印封如前。未不開視。旨允行。自司馬遷著史記。以本紀世家列傳表志立科條。代宗其體爲正史。勢不能微約其辭。多複重。甚者至疣辭贅義。不可以觀。漢獻帝時。荀侍中悅奉詔。準春秋編年記事之例。事繫月。月繫年。爲漢紀二十篇。凡君臣事物。治亂成敗。天人災祥之故。雖互見錯出。而一時一人一事。本末必備。義類爛然。微顯闡幽。括倫鑒之要。其自序以爲有五志焉。一曰

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辭約事該。時稱嘉史。自是晉袁宏爲後漢紀。王隱虞預爲晉書。于寶有晉紀。褚裒有晉春秋。徐爰沈約有宋書。裴子野有宋畧。皆編年。至文中子閔後史之訛繁。志寡。失書春秋之旨也。於是取漢詔制志策章帝範。取漢臣命訓對讚議誠諫表臣榮。曰續書。傷帝制亡。起晉惠之世。法春秋作元經。始帝晉。卒授魏。明天命之有在書。晉宋齊梁陳亡。哀中國之無人。卓然於明道。而其書不傳。今元經存。殊駁野。蓋偽書。宋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患史籍猥多人。主不能徧覽。觀

也。乃準編年法。約戰國至秦二世。爲通志八卷。上之英宗。愛其書。命就崇文館。借龍圖天章秘書三館圖籍。給御府筆札。續次其事。許辟官屬與俱。神宗即位。賜名資。准通鑑。親爲之序。自是六轉閑資。皆聽以書局自隨。於是光與劉貢父。放劉道原。恕范純夫。祖禹。分綜之。託始周威烈王。初命韓魏趙爲諸侯。明王道。自此而盡也。而原本智伯之亡。實上繫左氏之卒章。如相授受。下訖五代。貫穿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爛然指掌。依托古義。抉摘幽隱。諸凡明良治道之切劘。德禮政刑之張弛。威福盛衰之本。規摹利害之效。天

人相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與凡吏治兵體忠臣節士。皆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論諫深切。靡所不備。朱文公歎以爲備哉。書乎。自漢而來。未始

有也。

光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簡尋。爲目錄三十卷。參考羣書。評其異同。爲考異三十卷。又患

其書浩大。難於領畧。晚著通鑑舉要八十卷。又爲圖每年一行。六十行。爲一重。六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年。爲通鑑曆年圖。又自宋一天下。接于熙寧。爲百官表。乃威烈而上。書契已來。論纂成書。爲稽古錄。然事以年繫。而事首尾散見於數十百年之間。離

而不屬。讀者病之。工侍郎袁樞。機仲。作通鑑紀事本末。俾觀人考事者。什五如引繩。以錯綜溫公之書。而文公綱目。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義例法書。以提

要分注以備言。一倣之春秋。元儒金履祥本劉道原外紀。上泝洪荒。下逮戰國。申詩書春秋之旨。糾子傳誣失。曰通鑑綱目前編。至皇朝成化中。命大學士商輅等。依朱文公義例。即宋元史大綱細目。權衡其事。爲續通鑑綱目云。乃後世朝野羈窮放阨之士。博記所聞見爲書。雖所據已淺。摭摭微細。通之于小說。寡通方之用。然芟蕪酌雅。辨德彰隱。通人君子。時亦所不廢焉。嘉靖中。鄭端簡曉。法正史作吾學編。於

昭代

九朝及遜國時事。揭

皇綱曰大政記。表列爵封世例

奪以明功罪。表內閣以崇政本。表太宰以重銓衡。傳文武各臣以垂景範。紀遜國臣節以獎忠義。述天文以嚴修省。述地理以辯經略。述三禮述百官。以秩祀典。蒞職掌。考四夷比虜。以大聲教。嚴邊備。義類森然。爲明史記。陳東筦達。倣荀氏漢紀。撰皇明通紀。於人才風俗政體邊防。三致意焉。視宋李燾長編。有過無不及矣。蓋正史編年史。霸史若野史。總之於四庫。隸史集本。漢劉歆輯略而名。然代未嘗以集名書。東京後。乃有撰集古昔。若當代人。所爲賦頌箴銘。古近體詩。若書疏序記。他雜文類。編之曰類集。人各集

所著撰爲輯曰別集。然總之二端。辭令論叙本乎著作。導揚諷詠。達乎比興。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要主於典厚精純。深理義爲之本。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咏歌。商周之風雅。要在溫柔敦厚。調性情以爲經。蓋周官教國子以六詩。被以成化。春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咸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志。而識者用以別其人之賢不肖。觀國盛衰於爲繫已重。而夷考其詩。則二南十三國風雅頌之辭也。非必其自賦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謂其感

物觸事。幾應言適。辭非已出。音繇心生。可觀可群。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大夫也。故誦詩三百。以達於政。而能言。其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而賢人逸士。齊寧戚楚。接輿采葛婦。矢志自傷之辭作。則已漸於楚聲矣。及楚臣屈原。旣放逐。而離騷作焉。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誠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覆敗。正志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而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義蕪之矣。自疏濯淖汙泥之

中。蟬蛻濁穢以游於塵埃之表。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克斯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歎之曰。離騷為辭賦祖。猶至圓不能加

規。至方不能加。矩矣。其後宋王唐勒景差之徒出。而楚聲大昌。

漢興高皇帝尤好之。行幸沛。召父老故人子弟飲沛

宮。縱酒。帝擊筑自為歌詩。今大風篇是也。湯湯乎風

漢聲。此洪源哉。又傷戚夫人不得志而悲哀。為作鴻

鵠歌。亦楚聲。當是時。唐山夫人依楚聲造房中樂。然

無二南風化之本。獨主於饗神。孝惠二年。使樂府令

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而賈誼枚乘各善為

辭賦。猶之古風。迨武帝定郊祀之禮。制樂府。有

日。帝陶青陽朱明。西顛玄冥。惟泰元諸篇。皆侍臣司

馬相如等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時假雅頌多

爾雅之文。而依違於楚聲。其軍樂曰鼓吹。饒歌曰短

簫。饒歌鳴茄以和之。簫。饒。如鈴。無舌。周禮以金饒。其

止。鼓。以鼓吹作饒。止之而名。其上之回。戰城南之篇。好公戰。激義死。皆漢聲。雄高。蓋

漢都關中。本秦敢毅武戰之風。而高文景蓄力靖民

者三世。武帝因用激發為雄武。故民忘其死焉。漢樂

有四。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群臣。有殿中御飯食。舉七

曲。大樂食舉十三曲。本小雅。而辭皆不傳。惟短簫。饒

歌。乃鼓吹之一章。亦以錫有功。準采薇。杖杜。迄今存

甚嫺於辭。既封禪。發卒塞決河。閔馬有額。神憂民惻。但之心。作瓠子歌。幸河東祠后土。燕中流。歡甚。賦秋風辭。皆楚聲。善端此其萌哉。而時樂府總齊楚趙代之音。命協律都尉李延年。以曼聲協馬。而漢聲大備。然崇雅黜浮。視國風已篋矣。齊歌曰。謳吳歌曰。飲楚歌曰。豔浮歌曰。哇徒歌曰。話廣雅曰。聲阡陌里巷相和曰。謠皆總之樂府。王曾度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成文。故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聲者若羊吾帝伊那何之類。是也。豔在曲之先。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是時相如爲上林子。虛大人等賦。侈麗宏衍。視楚聲稍劣。而自爲漢賦之祖。楊子雲少好詞賦。悉力模擬之。而晚乃大悔曰。雕

蟲小技。壯夫不爲也。或曰諷。楊子曰。諷乎諷。諷一而勸百也。或問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門用之。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不用何。有志乎其言之也。蓋古詩亡久矣。獨楚傅常孟。依於諷諫。義主匡君。比其在鄒。進退之際。確如也。可謂曰詩。玄成自効。又其次也。而是時蘇李枚乘。實始倡五言。今觀十九首。若錄別諸篇。至情篤義。深裕冲悠。婉轉附物。圓渾無迹。溫柔敦厚。有六詩之遺焉。李善謂十九首

詞兼東都。非盡乘詩。其冉冉孤生竹一篇。則傅毅之辭也。詩也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情性。而止於理義也。銘者。名也。觀器正名。辨物審用。貴盛德也。箴者。鍼也。所以療疾防患。喻鍼石也。頌者。容也。美盛德形容。

也。讚者、明也。颺言明事、而嗟歎以助辭也。湯盤有銘、武刀劍戶、牖席左右、端皆有銘。臧武仲曰：天子合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則銘之變也。用以永名也。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主闕爰有虞箴、頌主告神、義必純美、讚亦頌之變也。皆詩之旁軌、依韻以立言者也。至建安黃初、作者眾、奮差

謝深渾、而骨力適上。魏武智沈而勇深、用能以樂府之雄高、發四言之沉鬱。徐禎卿曰：美哉乎、壯而猶賤、駿也。王弼州曰：曹公莽莽、古直悲涼、短歌苦寒、憫勞盡下、憂思慕賢、以能得天下之材力而成其功。上者錯宵雅之辭於已篇、用如已出、何識力之兼詣也。子桓小靡聲、變而哀、其公讌諸作、留連光景、宋梁風浸、浸乎開源矣。又衰世叔運、終鮮粹才、應瑒巧思、逶迤

失之靡靡。陳琳意氣鏗鏗、乏風人之度。仲宣流寓荆楚、思禮度義、慨愾善懷、有風人之思焉。既為丞相掾、賦從軍詩、尊魏公元后、有從史而無匡拂、又何靡也。陳思處危疑之際、沉於酒自晦、而讓德莫白、終蒙其難、扼腕流涕、轉徙悲歌、而不能已。今觀瑟調怨歌、煮豆曲、贈白馬浮萍等篇、當凜不自保之時、恭順仁惻、終無一毫怨尤之心、可謂達理矣。甄后塘上、朴茂真至、猶之古聲、而魏其亡乎。兄弟夫婦之間、又何其已甚也。嗣宗身處魏晉之際、憂讒畏譏、故每有憂生之嗟、廣以曠達、時有風刺、而文多隱避、百代而下、難以

情測也。鐘參軍嶸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爲不佞矣。晉混三維。天告不饗。宣淫構亂。生民焦燬。哲士幽戮。而風危以哀。茂先勵志。言良於行矣。而華實不副。太冲述史。振衣濯足。思壯難任。而風人之度。遂微其時乎。其時乎。至劉越石。盧從事贈答之作。則愴其傷焉。王弼州曰。磊塊一時。涕淚千古。亡徵見矣。乃宋齊梁陳諸國風。君艷於彌藻。臣托於放慢。俗淫於佚女。始也玄言。終焉色澤。至新聲代變。而玉樹後庭。花靡靡之樂作焉。蓋開源於王何。夷曠誕弛。至六代而極。元經傷之曰。晉宋齊梁陳亡。蓋傷之也。

傷中國之不復競也。掃地而求更新。乃符秦元魏風。則氣殷志雄。虎視狼息。矯不可回。恢恢乎車鄰鐵駟之遺焉。傳稱曾大事者。必於東南。而收功實者。常於西北。不其然耶。其陶徵君乎。崔文敏有言。陶靖節潔身如嵇康而安。遜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生而法。六朝無良材。詞浮靡而論玄虛。出言深靚。希志洙泗。數百年間。斯文而已。唐宗邁迹。基運昌明。混一六季。俯視百代。時之作者。其旭日始旦。雖雖鳴鴈乎。薛少保郊陝篇。遂綽有古風。陳拾遺。曾倡高雅。研精名理。思旨微矣。至明皇帝。諸詩親親。賢賢文經。武緯儉約。

勅已良牧撫人九經三重之道略具。張曲江應制賦。函谷關。過晉陽宮。送錢張燕公。送採訪朝集使諸篇。柔澹者思冲雅其音温文洽以澤也。至在郡諸作。憂危慘慄則慨然悲其不終。詩可以觀不其然乎。大都貞觀末。品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至開元而體法風骨大備。近代推挹。乃古詩於漢魏亦既離而去之。雖自成唐調。高者猶可被管弦。入咏歌。而十九章之温柔。建安之典厚。殆盡。其近體於古體。又去而遠之。雖自成唐調。而上局聲病下嚴。俳優性情益邈。古道湮焉。明皇晚好溺音。薰被成俗。令才人依樂工拍節。

爲辭短長而度曲焉。謂之新聲。亦曰詩餘。淫艷猥褻。而漢樂府之道又盡。乃其代擅偏長。人操獨至。則有之。七言古詩。其來自古。栢梁燕歌。倡之上。飯牛四愁。諷之下。然而未暢也。乃至唐而暢。李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窈窕恂恂。參差詰曲。遠托騷人。近涉樂府。幽錯鬼語。寄興不測。使人一唱三歎。旁皇哀慕。而有餘思。杜甫大篇短章。廣賈猛起。意有獨造。辭無不可。竒正開闔。雄飛雌伏。倒垂直上。各極其態。大者摠忠宣憤。使人忼辭激烈。歛歛欲絕。而有餘悲。沈在宋期之沿梁陳聲。深研精練。穩順聲勢。爲律詩祖。王弇州曰。律猶音律。法律。

天下莫嚴焉。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希。七字爲句。字皆調。夫八句爲篇。句皆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下。數首。開元天寶間。漸格而上。神境旁薄。興寄綿邈。

李翰林之俊逸。王右丞之高秀。岑嘉州之奇峻。高常侍之深厚。竝稱正宗。而杜公絕識宏力。意完神全。有聲有色。有骨有力。有香有色。而臭味和之。其開闔宕蕩。足擬史記論贊。豈無利鈍。而懷古秋興。諸將等篇。足以命令前人。掩抑千古矣。至五七言絕。雖爲近體。實本樂府古辭。王少伯李太白。特稱高妙。神境混合。瀕洞無迹。雖其季晚。託意愈深。寄情彌遠。句眇韻約。

而抑揚開闔之間。有足泣鬼神而感千古者。揚用脩謂唐樂府本古題。而意或近。其絕句體本近。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惟此近之。非虛語也。槩之則初唐如晨光霽色。霞采熹明。盛唐如芳野春工。匪直鮮妍。展其勃益。元和而降。漸於靡蕪。施及有宋。終莫能振。故漢之無騷也。唐之無賦也。宋之無詩也。天也。雖欲反之道。無繇至。譬之春禽入夏。而變響。秋蟲撫節。而增悲。與運推遷。莫之自覺。而體格聲音之變。盡於此矣。唐音旣闕。宋風不競。而有學有師。駸駸爲盛。邵翁闢天倪。而擊壤有集。朱苞絡宇宙。而感興成篇。

夫非詞人之詩也。而固儒人之詩也。交讓則雙美。交形則兩傷。其輕之靡後。其軒之非揚。乃詞家頗以理語誹之。古烝民物則之詩。不理語乎。則既與關雎覃葛列之經矣。尚論者。毋亦左袒于斯焉。詩集自虞廷命九官。命十二牧。肇命官之制。後因爲冊爲誥爲勅。其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敷大命於天下。詔制昉焉。禹徂征胤征。而訓戎有誓。禹臯陶益稷矢謨。阿衡陳訓。太保旅獒。而上之諭告。璽書批答。下之論諫。風諭章疏。權輿於此矣。以至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箴銘祝誄。則禮總其端。傳記銘檄。則春秋表其義。他

雜文。各有稟質。無非經者。自周衰。王迹熄。而訓誥命誓不及於天下。僅見於左國所載。諸諭告論諫之辭。寥乎耗矣。然先王之遺澤未泯。士習深厚。風諭論議。婉而章。肆而隱。曲而中。從容委曲。而意獨至。其陳制申典。明道秉義。忠而無諂。直而有體。庶幾哉。閭閻侃侃之風。格人碩哲。清明開先。覩影識形。見微知著。所謂國有司命。匪神惟人也哉。雖其億中時獲。亦知類通達。何其遠也。乃劉康公之語中。語命。齊司空之語敬語學。北宮文子鄭子太叔之語威儀。語禮。魯敬姜之論勞逸。懿哉粹乎。於道也篤深。下及戰國。樂生之

報燕惠。李斯之諫逐客。爲近代書疏之首。一則直億
肝膽。忠貫天日。一則曲譬事理。義格暴主。亦其美也。
漢承秦滅學之後。復於簡質。而風氣以完。高皇帝詔
令。恢恢乎有朴略弘遠之風。文皇帝仁默恭恕。祇上
天體群臣。子萬姓。不異四夷之至意。怒然結乎人心。
而敬明內恕。迄彌留不替也。於制詔爲近經。武帝選
言弘奧。制策典則。多爾雅之文。體大而思深。卽賜侍
臣嚴助。吾丘等書。又何雄厚也。王言之體。斯爲盛其
時。儒雅踵生。鬱有鴻采。賈傳之雄高。董相之雅馴。太
史公之雄深。渾厚爲漢文極盛。施及宣元。匡稚圭劉

子駿。揚子雲之倫格。王正事。罔非經義。墓墳宗典。溫
文各爛如也。詎非世近古俗醇質。未靡濫。士無異學。
滑之而然。與當是時。人未有別集。史未列文苑。高文
大篇。獨班班見之漢書中。而後世類先代爲輯。畢前
茅標焉。則實之不可掩也。故先漢之無文也。非無文
也。夫人而能爲文也。後漢書實始傳文苑。競新濫。而
文益下衰。至陳隋而極。然江統之徙戎。裴頠之崇有。
陸機之序豪士。賦于令昇之論晉紀。治軌百代。保國
長世。恒必繇之。亦可謂得理事之闡範矣。唐承六代
之弊。文麗猥不振。貞元元和。中詩始降。而文昌。昌黎

韓文公愈。挹群言之統。淳畜磅礴。恢竒奧博。而深養
氣爲之本。其指事陳理。辨異端。尊孔孟。卒澤於道德。
仁義炳如也。柳柳州之竒偉。李文公之雅奧。亦其次
焉。至五季隨靡。宋歐陽文忠脩本以德心弘度。襄之
直節偉幹。而極意於孟韓。其文往復百折。而條達無
難色。急言極論。而紆徐容與。有不盡之思。曾文定輩。
宗經正學。若有聞於道之槩者。其文如三代宿儒。復
起九原。矢口所陳。皆盛世禮樂。人未或前聞也。當是
之時。蘇氏父子起眉山。以文章震天下。而其學合縱
橫虛寂而一之。其陳政指事甚辨。而危言劇上。古爭

臣難焉。王荆公安石。文稱峻潔。矯世厲俗之意。嶄然
乃卒蹶於用。蓋道散久矣。人士類闇於道之大原。各
以其識之所及爲至。輒自持論。即聖經天道不信。顧
牽以從已。雖高賢名儒患之。故議論有餘。事實不足。

視漢文淳質簡遠之風。又遠矣。

崔後渠曰。南宋之文。氣浮而詞削靡。故國

益弱。甚者如秋揚之華。祇章其索然。○王弼州口。六
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
理而已。六朝也。辭而
辭者也。錯以事而已。大都唐宋來。詔制奏疏之文。代

有。而習俳識陋。遠遜於古。往別集所著。獨精於序記
論著碑誌之文。又其一變。以昌黎之古心直道。當史
職不任。而苟爲具文。於順宗實錄見之。柳柳州誹之。

宜文之不振也。

按秦更命曰制，改書曰奏。漢初定儀

制書，施於赦命。三曰詔書，詔詔百官。四曰勅書，勅戒州郡。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而詔詔職在尚書，其賜四夷若廷臣，鄭重其事，封以玉璽。曰璽書，文帝賜南越王佗璽書，答鼂錯璽書是也。唐宋曰批答，其政化得失，宣制策大廷問焉。其臣下陳言，亦有四等，曰章，曰奏，曰表，曰疏。章者，明也。詩曰：為章于天。奏者，進也。曰奏劄，曰奏狀，皆敷下情進于上也。表者，標也。謂標著事緒，如表標景而明也。疏者，疏也。科條事目，如疏川理河也。議之言宜也。盡諮詢之用，審事宜也。其陳便宜，慎機密，慮有宣泄，囊封以進。曰封事，其應詔陳政獻說曰對策，曰射策，而科罪邪。有按劾曰奏，曰彈文。唐宋及今，名體時異，均以宣上言而達下情。其書記序說論解原七發問對之類，皆依文立義。周民用馬書者，舒也。臣僚敷奏，知舊往復，以舒布其胸臆者也。記之言志也。主記事，溝遺忘也。亦本經有記，記經之大意，若所或遺也。序者，緒也。本詩有序，以言有倫，序而名，亦序事也。論者，倫也。彌綸群言，綜絡往故，而研諸一理也。說者，釋也。述也。或曰

悅也。解釋義理，以已意述之。資悅懌也。易有說卦傳解以解，剝為義，評以評，騰為體，辨以決，剝疑難，原以攄本宗趣，識以警其違，贊以明其意，引題辭以倡其端，題跋識以標其尾，曰發，曰對，曰問，皆極意往復，以盡其辭。曰雜著，則隨文以標其旨者也。其用之公府，則有奏記奏牋，用之黎庶，則有譜籍簿錄，用之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用之百官，則有關有牋，有移文，用之萬民，則有辭有狀，用之軍旅，則有符檄，有露布，牋者，表也。記者，志也。規書表而名，譜者，普也。記序世統，資周普也。籍者，藉也。藉者，借也。春秋司籍，歲借民力，條之板也。簿者，圃也。文書類聚，史簿之列，情偽如草木區以別也。錄，領也。以編簡領名數也。徵，召防偽曰符。三代玉瑞，漢世金竹符是也。契者，結也。券者，束也。望明約束，備情偽也。古一書而中分之稱，判書小券短書曰疏，疏者，布也。移者，易也。短命資移，命易以解也。關者，關也。關審庶務出入，猶門關也。牋者，牒也。議政未定，短簡編牋咨之，其密事曰籤，籤者，密也。狀者，貌也。昭列事情，可見如狀貌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者也。檄，軍書也。師行指時，犇事章勝，昭威以壯先聲曰檄。師有功，書勲伐次第露板不封，昭布視聽曰

露布也。其大者敘事之辭。曰傳。傳者。傳也。美其人德。善勳名。故傳而永之也。本史列傳而名。碑者。碑也。在宮廟本麗牲有碑而名。在丘墓本豐碑以寔而名。皆列其事。勒諸石。使不朽而名也。誌者。記也。狀者。貌也。先賢表。謚並有行狀。謂記其善行形容也。謚。議者。議謚也。謚者。行之迹。美不可溢。故議之。以懲惡而勸善也。表者。標表之也。碑。碣。表。揭於外。宜詳。誌。廕於中。本直述其世系。歲月。名家爵里而已。埋銘墓記。又其畧也。誄。累也。哀死累其行。誄之。亦曰哀辭。而祭死者有文。祭神亦有文。則人道生死幽明終始之故備矣。

聖代鴻朗。登於周漢。

高皇帝神聖天授。方微時。日不徵書。下集慶後。顧嘉意於文事。長歌短篇。操筆輒韻。鏗鏗有建安風。親撰制詞。簡質高古。一洗俳偶之習。而是時佐命謨弼之臣。宋文憲濂。以文章名世。磅礪深渾。已時漸於先漢。

浩博之文。詩始萌芽。而到文成基。取裁漢魏。高亮峻朗。亦時軼宋唐而上之。他如高季迪。啓。劉子高。崧。黃子邕。蕭之倫。上者。格力深重。不卽風調諧美。光嶽合而六音復完。斯孰爲之也。

仁宣二聖。右文崇儒。而揚文貞。士奇。敦厚先質。以文雅潤色。鴻紫。迨于

英憲之世。風氣未開。士俯昏程。戎。利。心理語。迷。文顯。則猶欲工。而未能。後益熙洽。至

孝皇之世。而文治大昌。李文正。東陽。爲次相。最久。招徠徵引。既工且富。而一時名勝。或慕景龍。或悅元和。文

宗歐陽高乃韓柳猶未能漸格而一上於是李北地獻
吉何信陽景明徐吳郡昌毅之倫此驚於先秦兩漢
之文游精於秦漢剖正於六朝執筭於雅謨參變於
諸子則北地其大矣其時心學益暢下視詞章而習
摹近代爲文詩者頗誹其意卑語塞爲文章飢餓然
浮矜之氣結爲英華莫可閤扣迄于嘉隆之世濟南
江東拔茅以前家有結撰人競揚奮鉅者垂天焜者
曜日高者岱霍卑者鄒嶧自辭賦樂府迨于歌行律
絕自碑銘金石迄于卮言禠說上宗經誥下乃秦漢
遠尚屈宋近乃古選李憲使攀龍石言擬議以成變

化而盛德日新爛然於左馬曹劉母烈矣嗚呼上世
之文典以厚其義精叔世則麗猥盛世之文深以渾
其氣完衰世則激肆治世之文簡以朴其古遠亂世
靡濫而已矣惟人也亦然才士之文鬯其失也傲碩
賢則謹達士之文曠其失也誕格人則核猶士之文
節其失也戾元夫則平特於見者其氣爭憑於勢者
其辭溢湛於欲者其義鄙殉於能者其志矜乃心天
而道則文約義博氣冲旨淵窮高法之而測深原至矣
不可有加矣經是已故考其文知其世察其言知其
德觀於集而道其可知也彼以辭焉而已者陋已虛

車已已而為文者。溺淫而已矣。類書本史書志。志天官。地理。禮樂。政刑。典章。經制之務。代有因革。而廢興理亂。條貫終始。未始不相因也。儒者綜絡古今。原本終始。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施於文為通儒。措之事為達政。斯其美矣。唐杜佑通典。宋鄭樵通志。宋馬端臨通考之類。即分門

類物。而采古今文詞。博附之。得用者如取若携也。唐藝文類聚。初學記。宋玉海之類。

韓子曰。記事者撮要。纂言者鈎玄。豈謂是乎。曲士溺於事而不知其道。悅其華而忘其實。學彌廣。志彌惑。多而愈亂。勤苦而難成。譜謀家出春秋。而掌於內史。輿繫世之官。自炎黃肇姬姜之姓。而

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雖天子之子。不皆著姓焉。蓋其

重也。章俊卿曰。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而命之氏。諸侯命族。以字為氏。以謚為氏。充賜伯

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益姓曰姜。氏曰有呂。禮傳曰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

以氏之所聚而已。然氏又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謂之族。故

羽父為無駭。隱公命為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為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

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

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威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其後或以國。虞夏殷

宋衛或以邑。祭尹蘇毛樊或以官。符史尹之類。或以

謚。莊文康武桓或以族。楚昭屈或以王父之字為氏。

魚。侵。豐。狐之類。而族姓漸廣。周衰或以所居。東門桐門以山

類或以生次。孟仲叔季或以德。冬日老抑又廣。追戰

國兵爭。列國滅世。其民各以舊國為姓。漢而下。則又

有賜姓。以人皆有姓。又後世益崩亂。百宗蕩析。華夏

夷貊。冠冕輿臺之姓。混為一區。蓋冥莫知其原。唐張

說元行冲。常述宋鄭樵為譜學。引源著流。為姓族著

錄。然研覈有之。而猥雜何得盡信也。大都古姓氏必

推其本同。而後世必別其末異。寶所世傳。謹所可知。

以原本追遠。類族辨物。見親疎之殺。恩義之等。固其

重也。談者迹本始。以為博。偽者冒所附。以自揚。甚者

假郡望。以自蔽。謬矣。小學蓋古比閭族黨。少儀內則

之教。而領於司徒之官。教之謹言動。正容止。習動作。進退禮義。威儀之則。習誠慤恭讓。端聖功之本。而開

廣知識。時教之六書。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

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象形者。規形成象。日月之類是也。指事者。

形不可象。即事可指。上下之類是也。諧聲者。以形事

意取聲相成。江河之類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止戈

為武。人言為信。是也。轉注者。轉音以注。因為別字。老

壽考考之類。是也。假借者。類言同字。借為別用。能朋

之類。是也。蓋史頡所著五百四十字。今說文編旁。是

也。許慎分居每部之首。斯謂字母。故六書有子母相

生之義。馬。有文字相間之辨。馬。象形。指字。文也。會意

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

與五射五御五禮五樂九數之文皆小學而教今不
傳世傳爾雅以為周公之書蓋用釋經而周史教學
童有史籀篇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傷其寢不止也秦李斯
作蒼頡六章趙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
學七章皆明六書漢興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
以上乃得為史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上尚書御史其
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楊雄
作訓纂班固續之為百有三篇無複字而六藝群書
所載略備東漢許慎作說文十五篇首一經亥各有

部屬而制書之義益詳宋王安石因之發其意之所
悟為字說二十卷上之楊祭酒時條闕之以為害道

蓋傷其說多謬巧雜以佛老非盡倫於理也然於字

學則思過半矣其序言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

如天地之交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

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形聲

有義而一本於自然之文其表言書之用於世久矣

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

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蓋

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

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
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
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法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拆
反缺倒反自然之法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
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
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
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

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
思之所不能至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
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乃朱文公類古今立教明倫敬身之要
而廣之稽古徵之嘉言善行為書俾始學者有所與
起固小學指南矣字畫本於卦畫而董於史官蓋伏
羲畫八卦如儀象森然為文字之祖黃帝時史頡頏
文字以代結繩用以遂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
之方冊則萬品以明用施于三代伏羲時有龍瑞命
朱襄氏作龍書神
農感嘉禾之瑞作穗書黃帝感卿雲見作雲書高陽
氏作科斗書古以竹挺點淡書竹簡而名自是堯作
龜書禹作鐘鼎書時有務光者作倒薤書周史佚感
駒虞而作虎書感鸞鶯赤雀火鳥作禽書感白魚作
書魚及周宣王大史籒取倉頡形意損益同異轉相

合為大篆亦曰籀篆

今石鼓文是也

孔子修六經皆用科斗

古文戰國殊軌文字乖別有芝英鳥迹款識諸書而

異體文字與矣秦而下苟趨簡易為小篆為隸

李斯取籀

篆省改為小篆世謂之玉筋篆又下杜人程邈逮于
理從獄中上章言文牘繁多難用篆請為書趨約易
取便隸佐曰隸書又曰佐書始皇
大說出以為御史使定書行之為八分書曰漢隸

上谷王

次仲已鍾繇王羲之變體為今隸復推秦為古隸

其後變益新巧為楷法史游為急就章損隸規矩存

字梗槩本草創而名草取篇名別之謂之章草穎川

劉德昇以真幾於拘草成於放介兩者之間為書謂

之行言簡易可流行也蔡中郎邕見役夫以聖帚成

字。心悅之。歸而為飛白書。宮殿題署用之。勢既尋丈宜輕微不

滿曰而六書之變極是矣。大都科斗籀篆。如古治象。

隸佐行草。每下彌放。則古今重慎。輕肆之辨也。周官

六藝。孔門游之。鳥謂非道哉。程門以耽書札為器志。

而純公作字時甚敬。曰。郎此是學。嗚呼深矣。晉衛恒

曰黃帝之史沮誦舍頽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

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宜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

戾天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

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天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

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

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

以舒光不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峩差而連岡蟲跂跂

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簡用心精專勢

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簡矩折規旋或方圓靡

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

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鳴鳳高飛邈邈

翩或縱肆阿邪若流蘇懸羽靡靡絲絲是故遠而望

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

堂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

魯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先是蔡邕作篆

勢曰鳥遺跡皇頽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直

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舒體放尾長

短複申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藏身揚波振

擊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舉內投微本濃

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批濃點錯落其間若鐘簾設張庭燎飛煙蕪嶮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遂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惟體大之難覩抑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俯仰有義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凌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喘慄若據高臨危旁點斜附似蜩蟻搗技絕筆吹餘纏糾結若杜伯捷毒綠蟻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崔馬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陶時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自隸書之行已久加之行草紛然間出反以篆為怪難圖知措意雖六籍舊文傳寫失真便俗而已晉江璠

李陽冰畱志焉而終莫能有振諸善書者並以真草名如漢張伯英芝鍾元常繇晉王逸少羲之子子敬獻之唐初率更令歐陽詢金吾長史張旭顏魯公真卿之倫張在京洛有求法者第言倍加功力又當自悟真卿徃從學者月餘懇求之旭不言良久乃左右眴睐拂衣起真卿從入東林竹院小堂旭踞牀坐坐真卿小榻謂之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今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天平謂橫子知之乎真卿思而對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已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縱之母令邪曲之謂乎曰然均謂問子知之乎曰聾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踈之謂乎曰鋒為末子知之乎不謂以未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鈎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闔過之謂乎曰決謂索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為索為擊決意擇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

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形雖不足常使意勢有餘矣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今有異勢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感之令小字展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有奇字外之奇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不睥睨筆法之妙謂獻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芝鐘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學鐘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守緩譬猶楚晉習夏不能無楚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子其勉之工精力勤當白妙矣真卿又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古人旭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子筆法傳之老舅彥遠曰昔者悅書苦學有功而跡不至褚河南曰用筆如印泥畫沙思所以未後於江島遇涉地平淨令人意悅書偶以利鋒書之

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其道至矣真卿再拜逡巡而退遂以名世其後長沙僧懷素姓錢氏精心筆法魯公見之深加獎歎好事者咸作歌詩以贊之張禮部謂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狂風聲滿堂盧員外舟云初疑輕烟澹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峰王永州邕云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走許御史璠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纏纏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復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執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事懷素自言都不知魯公嘗問懷素曰草書監牽似古釵脚真卿微笑不應經數月辭去真卿曰師豈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乃大詫服曰貧道觀夏雲奇峰悟變化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悟一自然宋興黃太史庭堅米南宮芾書體尤縱恣觀之變化揮霍莫可控搏若非法度所得拘攣者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固森然於法也國朝起善書致大官者永樂中有華亭沈學士度宣德中有南城程侍郎南雲嘉靖中姜侍郎必江度書婉麗飄

逸。雍容知度，兼善篆八分，入分尤高古，渾然漢意。南雲四體具稱善，時宣宗留意文翰，至手撫其背，視其書，然度襟宇澄澹，風韻蕭散，貞靜不苟，附南雲亦小心慎密，結主知為時所稱，其後雲間陸學七深以為經術之不明，繇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繇六書之無傳，於是取前代書家之論著，輯之作書，輯十篇，王大禮世貞，上述書源，下述書體，書品書評，書估旁采，咏贊八法，文詩泛紀，書蹟金石刻述，古今法書苑十韻學本於音律，而董於樂官，自文字生而有形，三篇有形，此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字主形為母，韻主音為子，形形也，禮也，音聲也，樂也，形以目視，音以耳聽，音也者，禮樂之總，文字之命，聖人所以達耳目聰明之用於天下者也，故周教六書，諧聲其一，漢樂府有七始，華始之文，則七音具焉，依在古而來，江左偏安。

辭競流麗，爰有韻書，實惟四聲。平上蓋其漏也，其後

梵法流入，諸夏用譯佛書，實始通七音，以盡文字之

變。牙角舌徵喉宮齒商唇於是四聲體縱為經，如四

時五聲體橫為緯，如五運以三十六字為母，六十音

為子，如環無端，相生於無窮。昭代同文，總齊聲韻。

復古四始七始之音，而韻倫之制復完。三十六母，見經堅全清

溪輕牽次清，群勤乾全濁，疑銀研不清不濁，皆牙音角，端丁顛全清，透汀天次清，定庭

田全濁，泥寧年不清不濁，皆舌頭音徵，知珍

穉全清，徹辰禪次清，澄陳纏全濁，娘紐聯不

清不濁，皆舌上音徵，影因煙全清，曉欣軒次清，匣刑贗全濁，喻寅延不清不濁，皆喉音宮，精

津煎全清，青親千次清，從秦前全濁，心新先

全清、穿與掀、次清、牀、臻、滂、全濁、審聲羶、全清、禪、辰、常、半清、半濁、皆正齒音商、幫、賓、邊、全清、滂、續、偏、次清、並、俛、便、全濁、明、民、綿、不清、不濁、皆唇音重羽、非、分、番、全清、敷、芬、蕃、次清、奉、墳、煩、全濁、微、文、穊、不清、不濁、皆唇音輕羽、來、鄰、連、日、人、然、皆不清、不濁、半商、半徵、為舌齒音、司、馬、溫、公、曰、母、取、其、聲、音、之、正、立、以、為、本、本、立、則、聲、音、繇、此、而、生、故、曰、母、以、三、十、六、母、演、三、百、八、十、四、聲、取、子、母、相、調、之、義、是、故、一、氣、之、出、清、濁、有、次、輕、重、有、倫、合、之、以、五、音、運、之、若、四、時、故、始、牙、音、春、象、也、其、音、角、次、舌、音、夏、象、也、其、音、徵、次、喉、音、季、夏、象、也、其、音、宮、次、齒、音、秋、象、也、其、音、商、次、唇、音、冬、象、也、其、音、羽、宋、學、士、漁、洪、武、正、韻、序、曰、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其、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迂、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

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破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異、音、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與、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名、詞、臣、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疊、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盧、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禘、修、撰、臣、李、淑、允、

編修臣朱右臣趙璦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
典籍臣孫貫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
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
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
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
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
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
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書奏賜名曰
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
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
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
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
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不知衡有
七音故經緯不交而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
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
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
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
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
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唐寅曰邵子

謂物理无窮音聲亦无窮惟无窮乃可以配无窮故
以音聲起數仰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於甲止
於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於子止於
戌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門神珙之
法稍異神珙則以内外公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
音法雖不同其於聲音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
聲者雖多而有聲无字者不少必皆以翻功得之
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東丁顛
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无字之音聲如水聲風
聲皆可翻切○李滄真三韻類押序曰辟之車韻者
歌詩之輪也失之一語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職此其
故蓋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無弗雅者書不同文
俚始亂雅不知古字旣已足用患不博古耳博則吾
能徵之矣今之作者限於其學之所不精苟而之俚
焉屈於其才之所不健掉而之險焉而雅道遂病然
險可使安而俚常累雅則用之者有善不善也薛君
所爲累押字不見經傳者屬俚見經傳而僻若不可
單舉者屬險凡以復雅道而陰裁俚字復古之一事
也○鄭樵論梵書曰梵書流入中國代有譯潤之宮
不能盡通其音華一音該一字梵一字貫數音故從

衡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个。屈曲差別不多。而有無窮之音焉。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又有日根功惠少耳根功惠多之說。又曰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愚庸。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爲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鳴呼。自上古造書契而來。曷嘗不萬物之音備於此。嗚呼。自上古造書契而來。曷嘗不寶文籍爲世大訓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山墳氣墳形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夏后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索者。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官內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蓋其重也。遭秦播絕。至漢武之世。設太常太史博士之官。

內廣秘室之府。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向。較經傳諸子詩賦。步兵較尉任宏。較兵法。太史令尹咸。較數術。侍醫李柱國。較方技。每一書竟。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上之。會

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紫。於是

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畧。

日輯畧。日六藝畧。日諸子畧。日詩賦畧。日兵書畧。日術數

畧曰方技畧為書三萬三千九十卷而孔氏之舊顧多亡者光武篤好

文雅天下初定輦遺書入洛陽者二千餘兩後於東

觀及仁壽閣集群書藏之使班固傅毅等掌焉明章

及和時陶幸觀閱經董卓之亂而盡魏氏采綴遺亡

藏之秘書而秘書監荀勗分四部總焉甲部總六藝小學等書乙

部總諸子兵法術數丙部總史家雜家丁部總詩賦圖贊至永嘉又成遺書稍流

江左宋文梁武敦悅斯術王儉任昉先後部集而

魏道武隋開皇頗廣購以存魏道武問博士李先

對曰莫如書籍帝曰書籍凡幾如之何集之對曰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今不可計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

命郡縣收送平城隋開皇初用秘書監宋弘言遣使分行求遺書上書一卷者命酬絹一疋較為訖歸之

而異書往往間出已平陳嘉則殿藏書至三十七萬卷武德初有書八萬卷而重複相揉貞觀中

博購書命大臣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至開元而藏

書彌盛命昭文學士馬懷素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

比而著錄之初懷素無量言內庫舊所藏書漸遺請繕寫刊較南齊前境典舊編王儉有

七志後著作弘多隋書所志曾未詳備或有書近出闕而未編或近人浮淺猥雜見錄請檢括著錄於是

詔於東都乾元殿及麗正殿廣采天下異本繕寫之初二人集天下該通文士尹知章等分割撰錄凡五

萬三千九百餘卷唐學者自為書又二萬卷各有正有副天寶之亂尺簡不存文宗時相鄭覃請四出搜

採而四庫之書復完宋平諸國盡收其圖書貯三館而庫陋不

稱太宗改創于昇龍門東北曰崇文院中建秘書閣

徙三館書籍充焉嘗踰幸覽觀賜從臣及直館宴尋

命以開元四部書目。閣閣中所闕者。四出購之。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甄錄酬獎。餘第卷帙多寡。

為差次優賜之。不願送官者。錄其副。慶曆中以災故改作命儒臣集

四庫為籍。命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靖康俶擾。起紹興。至嘉定。遺書始十出入九。而直尚文

之會。自朝廷至於草野。著作紀述之繁。顧倍於往初。非又蕩然歐陽脩曰。六經之道。

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故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

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粹閎博。各有其造。

怪竒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其能使好奇博愛者。

所以不能忘也。然非又磨滅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

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焉。亦其

有幸不幸與。蓋歎之也。我

太祖高皇帝伐燕。初。詔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

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既

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中。購遺書之官。

出。蓄甚富。正德間。閣學士儲廷和白請。命監生

入秘閣較正。得叙勞人官。而秘書往往流逸於民間。

世宗時。國子監司業言。成均載籍鮮少。請遣官博求以

業學者。

上批答言。經籍充棟。學者誠尊。所聞實踐之。即六經自

足。如不能。廣求何益。要歸於空言。罷勿遣大哉。

聖謨信萬世學士指南矣

函史下編卷之十三終

此卷之末... 函史下編卷之十三終

太常寺卿祭器齋齋及天文齋象此野兵日劫錄

太師高皇帝封燕所非請大將軍外錄書蓋圖書典錄

亦幸不幸與蓋燬之也錄但言俗說猥有存焉亦

